漢書疏證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

吳　沈欽韓撰

五行志

是以擥仲舒別向歆

晉志五行序云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班固據大傳采仲舒等著於篇

晉志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

人君大臣見災異退而自省責躬修德則禍消福至此

其大略也

木者少陽貴臣卿大夫之象也

何休本此說以爲幼君大臣之象成公季孫行父見執

於晉之徵

故得雨而冰也

舊唐書睿宗諸子傳開元二十九年冬京城凝霜封樹

寧王憲見而歎曰此俗所謂樹稼者也諺曰樹稼達官

怕必有大臣當之吾其死矣按此則劉向之言有徵也

今之長老名木冰爲木介

范甯集解引此監本譌作穀梁傳

御廩災董仲舒以爲

何休襲其說非是

夫人入妾所舂米之藏

穀梁傳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按三宮者夫人與左右媵之宮公羊僖二十年傳諸侯有三宮何休云夫人居中宮右媵居西宮左媵居東宮者也范甯解三宮爲三夫人誤

公羊傳曰大災疫也

公羊傳作瘠何休云瘠者民疾疫也

董仲舒以爲齊桓姊妹不嫁者七人

此說自荀卿以來并傳之或襄公之事而誤入桓公也
管子小匡篇桓公曰寡人不幸而好色而姑姊有不嫁
者公羊疏引晏子春秋齊景公問于晏子曰吾先君桓
公淫女公子不嫁者九人此皆不近情理之談也桓公
與管仲入齊先後之間耳縱使入國便多行無禮何至
便云有不嫁者乎景公爲其子孫而發露醜行非大愚
狂惑者不肯出諸口也

董仲舒以僖娶於楚而齊媵之

此亦無稽之談左傳宗人釁夏曰周公及武公娶于薛

孝惠娶于商自桓以下娶于齊

西宮者小寢夫人之居也

據休說則西宮是右媵所居楚女廢在西宮而不見恤悲愁怨曠之所生也後書陳蕃上疏曰楚女悲而西宮災等是俗說比諸董氏猶爲近情

左氏以爲西宮者公宮也

此據漢法知之寶灌傳田蚡云程李俱東西宮衞尉是時程不識爲長樂衞尉長樂太后所居曰東宮李廣爲未央衞尉帝所居曰西宮又武帝令竇嬰東朝廷辯之如湻曰東朝太后朝也皇太后太子所居并稱東宮

年正義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
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
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
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則公宮爲西宮明矣

成周宣榭火

此左氏經文公穀并作災

不能行政令何以禮樂爲而藏之

此說較可何休以春秋當新王因天災樂器壞不周不復
興乃亡賴賊之語

新宮災

劉向以爲宣公廟災云殺子赤之故亦可通然總覽魯
存亡得失之故爲履霜堅冰之戒則劉向義卓然矣董

生說春秋最腐而僞
三十年宋災董仲舒以爲
何休本其說云伯姬守禮含悲極思之所生按宋於數
年內幷無患禍董生不見古文而妄說伯姬既能守禮
一老婦人何所悲思何休更難通惟劉向合端範傳穀
太子之應
九年陳火
此昭九年事而董生倒置十一年莊王滅陳以實之
其意以爲孔瑗與夏徵舒相類也不知陳火何所比附
乎如此說經則扣槃捫籥引人迷妄劉向言春秋不與

實夷滅中國故復書陳火頗近正論要亦非春秋之意
也

天戒若曰不救周反從楚

按四國惟陳舊屬楚二十五年會於黃父謀王室鄭子
太叔實發之且四國之火在前豈可謂不救周之應乎

淫於女樂而退孔子

雉門兩觀災在定二年退孔子在十五年安可傅會

亳社災

公羊作蒲社蒲是薄之訛耳范甯解引劉向曰戒人君
縱恣不能警戒之象

兩觀桓竈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

按桓竈廟親盡當毀此孔子所言者禮運正義何休注公羊天子兩觀外闕諸侯臺門則諸侯不得有闕魯有闕者魯以天子之禮故得有之按郊特牲不言兩觀爲僭彼疏云臺上架屋曰臺門則臺門非闕門之差諸侯之門應有闕公羊言禮何足據也鄭注明堂位魯有庫雉路則諸侯三門總諸國君降於天子者五三之異皋應與庫雉名異實同何爲僭乎亳社者左氏解云諸侯有之所以戒亡國傳云閒於兩社爲公室輔正義云左有亳社右有周社卿大夫有大事詢衆庶在其閒也二傳亦不譏魯有亳社也仲舒復欲因是勸武帝用法立威爲酷吏先聲尤經生之蠹也

以春秋誼顓斷於外

淮南獄辭所連引數千人豈無冤者以經生而爲酷吏爪牙是春秋一經乃比於羅織經矣非董仲舒之孽何

後章坐走馬上林下烽馳逐

據晉灼注冠首曰烽烽當爲蜂葢本有作蠭者檀弓范則冠而蟬有緌正義云范蜂也蜂頭上有物似冠也續漢輿服志聖人見鳥獸有冠角頮胡之制遂作冠冕纓従晉灼解則謂走馬墜冠尚馳逐也

長樂宮臨華殿

三輔皇圖長樂宮有臨華殿在前殿後武帝建

長樂宮成帝母王太后之所居也
班倢伃傳求供養太后長信宮趙昭儀傳云奈何令長信得聞之傳昭儀傳云成帝母太皇太后稱長信宮水經注長樂宮殿西有長信長秋諸殿（玉海引黃圖長樂宮有長信宮）然長信宮又長樂之別殿就其見居者名之也

桂宮鴻甯殿災
黃圖桂宮漢武帝造水經注未央宮北卽桂宮也周十餘里舊乘複道用相逕通按孔光傳大司空何武言傳太后可居北宮則桂宮也傳言紫房複道通未央宮者是也因傳太后居此名曰永信宮耳黃圖復云永信宮

在甘泉宮絕遠非也

高皇帝原廟殿門災盡

盡俗爲燼

嚴公二十八年冬大水亡麥禾

三傳皆無水字董生因哀姜淫亂意以爲大水耳何休云蝨秋水所傷襲董生說

金鐵冰滯涸堅

冰卽凝字涸當爲沍左傳省文作固昭四年傳固陰沍寒郊祀志秋涸凍按集韻涸凝也沍固寒也師古謂涸與沍同則左傳何爲一字兩設乎

自號曰山君

一作仙君

劉歆以爲桓易許田不祀周公

何休注參用董劉二家之說按歆說非也許田朝宿之邑本非祀周公之所左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此行人之辭耳杜預云後世朝宿邑立周公別廟果爾鄭於祊遂祀泰山乎傳云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子弟同姓食采得立廟於禮則非也朝宿邑而立廟其義尤無據矣劉歆欲附溈範傳廢祭祀之文理不可通也

嚴釋其讐復娶齊女

按娶哀姜在二十四年與七年大水事絕遠

故二國俱水

謂魯宋同在十一年被水公羊傳云外災不書此何以書及我也何休云時魯亦有水災故詭詞書外以見內也按桓公十三年莊公七年俱書大水未嘗諱言襄九年及三十年書宋災豈魯國亦被火乎此等釋經鬼窟中生活劉向以爲愍公被弑之因則昭然法戒矣

二十四年大水董仲舒以爲何休依董說按淫女搆亂禍及後嗣此春秋法戒也二劉所見者小矣

襄二十四年秋大水董仲舒以爲

何休依董說按魯事盟主有禮故救晉侵齊大水之徵

恐不爲此劉向遠徵前數十年事益非

通儒以爲違古制

此傳致簡宗廟不知當毀而不毀孔子所以逆知桓僖

廟災也何焯曰五行傳本向歆故紕毀廟之議王鳴盛商榷曰

班固郊祀志贊云究觀谷永之言不亦正乎是

固以毀廟徙郊爲正也此志復云云自相矛盾

凡草物之類謂之妖

晉志作草木

故致羊旤與常雨同應

庖人注云羊屬司馬火也故班氏說劉歆非是月令注羊火畜也時尙寒食之以安性也

史記

古人以春秋爲史記董子俞序云史記十二公之閒杜預序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觀此志則兼以外傳爲史記師古但言司馬遷之史記非是遷書在漢自名太史公書王鳴盛商榷成公十六年公會諸侯於周師古以左氏爲司馬遷竟如不辨菽麥

長安多治仄注冠

史記酈食其依儒衣冠側注徐廣曰一名高山冠齊王所服秦以賜謁者

皆白衣祖幘

按祖幘者空頂幘也續漢志幘至孝文乃高顏題續之為耳崇其巾為屋未冠童子幘無屋無屋則祖幘也

一曰石顯何足以當此

以下所論洞悉物理深切著明通儒之學終覺元后事則非劉向豈班彪乎

燕有黃鼠銜其尾

按晉志鼠妖入黃曾黃辭在思傳晉志是也此志入鼠傳不類王鳴盛商榷曰後思心傳中又以鼠妖證黃祥一事復出卷中如此甚多

其一門名曰楚門一門曰魚門

越絕云楚門春申君所造楚人從之故爲楚門魚門越絕作巫門

時則有詩妖

魏書崔浩傳太史奏熒惑在匏瓜星中一夜忽亡失不知所在或謂下入危亡之國爲童謠妖言而後行其災禍其搜神記吳以草創之國信不堅固邊屯守將皆質其妻子名曰保質童年以類相與嬉遊永安二年三月有一異兒長四尺餘年可六七歲衣青衣來從羣兒戲諸兒莫之識也皆問曰爾誰家小兒今日忽來答曰見爾羣戲樂故來耳詳而視之眼有光芒爚爚外射諸兒畏之重問其故兒乃答曰爾惡我乎我非人也乃熒惑星也將有以告爾三公鉏司馬如其言

故爲毛蟲

宋書五行志按月令秋蟲毛宜如歆說是以舊史從之

從車騎材官屯廣昌

師古曰武都之縣當是代郡之訛

史記晉惠公時童謠曰晉世家之文偶與此同疑今本

外傳脫去

以招人過

蘇林注招音翹招舉也按淮南主術訓力招城關注招

舉也呂覽愼大篇作孔子之勁舉國門之關是招爲舉

之義也宋祁校此云考他書未獲爲翹之意按唐六典

兵部員外郎試武舉七曰舉重注云謂翹關率以五次

爲上第是唐時以招關爲翹關葢招字本訓爲召王逸

楚詞注以手曰招以言曰召毛詩傳亦云招招號召之貌非謂用力軒舉也故須讀招爲翹賈誼過秦論招八州蘇林亦音翹則知訓舉者皆讀爲翹也

劉向以爲麋色青近青祥

何休云象魯爲鄭瞻所述惑此不過以自實上侵人來之語爲救首救尾之狡詐不知於鄭瞻何仇恨也子政之語猶爲近情

大不明國多麋

范甯引京房作爲火不明則國多麋疏云視與禮同配南方言火不明猶言視與禮不明也

震遂泥

處翻注坤土得雨爲泥位在坎中故遂泥也張惠言曰四不言變者四當之五上云震不於其躬於其鄰謂四之五也四之五又在坎故遂泥矣

厖妖狗與豕交

宋五行志明帝泰始中秣陵張僧護家犬生豕子

玉化爲石貴將爲賤也

按傳下文有王定而獻之則非眞變爲石也此占何可

附會

邪人進賢人逃天雨毛

晉志復引其易妖曰天雨毛羽貴人出走又云成帝咸

康初地生白毛孫盛以爲人勞之異

故聖人以爲草妖失衆之明者也

秉晉志引作物柄

桓公十五年春亡冰

當作十四年范甯解依董仲舒義

成公元年二月無冰

何休不用董劉之說云季孫行父專政所致楊士勛疏

駮之云桓十四年季氏不專政亦無冰

厥異霜不殺也

范甯引京房曰君假與臣權隕霜不殺草與此小異

劉向以爲殷道既衰高宗承敝而起

說苑敬愼篇與尚書大傳同爲高宗時師古少見多怪耳注中不同不字當衍李梅實范甯引京房曰從叛者

茲謂不明厥妖木冬實

昭公四年正月大雨雪

何休從董仲舒說劉向以爲取吳孟子蓋約略昭公除喪後娶也何休以爲十年經去冬二傳并無冬字蓋昭公取吳孟子之年尤誕妄

而桓有妒媢之心

召南小星箋云以色曰妒以行曰忌說文妒婦妒夫也

媢夫妒婦也一曰相視也然此許氏新異之說書傳通

用禮記大學注媢妒也

釐公二年十月

按文當云釐公十二月何休解此經襲董生說

釐公二十九年秋大雨雹

范甯解依劉向而何休以爲夫人專愛之所生謬甚

後二年殺子赤

自釐公二十九年至文公十八年不得云後二年有訛

脫

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鴻範傳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朔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注自正月盡四月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跌爲日之中晡時至黃昏爲日之夕　按此爲四月乙亥朔實歲月日之朝李尋所對猶未敢正言哀帝之咎耳

劉歆以爲負蠜也

釋蟲草蟲負蠜郭謂常羊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奇音青色好在草茅中蠜則阜螽也羅願爾雅翼云蠜者負蠜臭蟲也亦作蠜如蝗蟲輕小而能飛生草中八月九

月知寒多入人屋裏逃劉向所說蜚誠臭蟲然今所在有之草閒之物不必皆因男女同淫而生也歆言性不食穀者亦爲未當今負盤好以淸旦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蚤作掇拾置他所至日出則皆散去不可得矣既食稻花又其氣臭惡能燥稻使不蕃春秋書之當由此爾今人謂之蜚盤蟲亦曰香娘子按何休范甯并從劉向之說

董仲舒以爲宋三世内取

按此乃鄉壁虛造之言何休襲其謬於傳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云宋以内取故公族以弱妃黨益强於此年

云葢由三世內取貴近妃族禍自上下齊召南曰以事實核之宋桓公之夫人衛女也國風有河廣之詩襄公之夫人王姬也後逐昭公而立文公此二世則皆外娶矣且宋之患正在戴桓諸族世卿執政耳何謂公族以弱乎

劉歆以爲蝝蚍蠹之有翼者

說死說蝝爲蠹蝝仆柱梁蚊蟲走牛羊劉歆以爲飛蟻者是矣爾雅翼云蟻飛螘葢柱中白蟻之所化白螘狀如蟻卵凡斬木不以時木未及燥而作至或柱礎去地不高則是物生其中以泥爲房屈曲而上往往變化生

羽遇天晏溫羣隊而出飛亦不能高尋則脫翼藉藉在地而死矣魯宣公十五年冬蝝生劉歆謂卽是物又董仲舒說蝗子也說者亦多以蝝爲蠡螟之類失之愈遠郭璞亦以爲蝗子　按魯語蟲舍蚳蝝蚳是蟻子則蝝亦蟻類可知

中尉不害將軍騎材官士屯代高柳

景紀匈奴傳及百官表俱無可考師古云魏不害蓋誤以征和二年所封當塗侯魏不害爲景帝時也謬甚

周靈王將擁之有司諫曰

按外傳是太子晉諫而云有司非也周本紀無其事蓋

明史記彼別有所據非漏書矣

渭水又赤三日劉向以爲近火沴水也

明史五行志崇禎十三年華陰渭水赤按此後李自成陷關陝血流成川之應也

補

黑眚黑祥

此傳無黑眚黑祥劉歆以蟓生當之非也按自唐以前史志只言黑氣而已宋史五行志元豐末嘗有物大如席夜見寢殿上而神宗崩元符末又數見而哲宗崩至大觀間漸晝見政和以後大作每得人語聲則出先若列屋摧倒之聲其形僅丈餘仿佛如龜金眼行動硜硜

有聲黑氣蒙之下人丁了氣之所及腥血四灑兵刃皆不能施又或變人形亦或爲驢又宣和中洛陽府畿間忽有物如人或蹲踞如犬其色正黑不辨眉目始夜則掠小兒食之後雖白晝入人家爲患所至喧然不安謂之黑漢明史志成化十二年七月京師黑眚見民間男女露宿有物金睛修尾狀如犬貍負黑氣入牖直抵密室至則人昏迷徧城驚擾操刃張燈鳴金鼓逐之不可得其後汪直開西廠緝事道路以目黑眚驗也正德崇禎復見之按萬歷中亦見

時則有脂夜之妖

洪範傳注夜讀曰液謂以脂液汙人也志於後一日夜妖者方讀作夜按脂液之妖如孔甲龍漦之類晉志以晝暝隋志以鼠哭當之非也

一日牛多死及爲怪

新唐五行志京房易傳曰牛少者穀不成又占曰金革動魏書靈徵志轉輸煩則牛生禍

釐公十五年九月己卯晦

二傳竝以爲晦冥左傳以爲晦日正義云杜預以長歷推己卯晦九月三十日春秋值朔書朔值晦書晦無義例也按董仲舒以夷伯爲陪臣劉向以當夜妖皆鄉壁虛造之言

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

公羊仍以為晦冥疏猶執春秋例不書晦日若果白日晦冥則不能克期戰左傳云陳不違晦明晦日矣坐井觀天之徒可哀也

蟲食心

爾雅翼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既食其葉又以絲纏集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稹蟲漢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蟜蟲厥狀如螟是螟為無足蟲也

厥妖牛生五足

列朝詩集劉溥小傳云巳巳之變英宗土木狩先二年京師

有牛禍一牛五足一足生於領跡反向上京傳占云小人在上夷狄橫

劉向以爲臣下背叛散落不事上之象也

范甯引劉向曰麓在山下平地臣象陰位也崩者散落背叛不事上之象何休云齊桓將卒霸道毀夷狄動按兩說皆迂遠山崩川竭則其國自當之三川震而伯陽以爲周亡是也沙麓晉地則晉惠公當之矣

成帝河平三年犍爲柏江山崩捐江山崩

水經注江水東南逕南安縣西有熊耳峽連山競險接嶺爭高漢河平中山崩地震江水逆流也明志眉州青神縣西有熊

耳山峽青衣水經其下縣東南有松柏灘按一統志嘉定府有青衣江自雅州府雅安縣流入經洪雅縣南夾江縣西南又東南經府城西合大渡河入江名平羌水又名洪雅江陽江卽大渡河自夷界流入經峩眉縣南又東經樂山縣界至城西南合青衣水入江并無柏江捐江之名雖古今名易應亦文有譌也

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

鄭注夏侯勝說伐宜爲代書亦或作代陰陽之神曰精氣性情之神曰魂魄君行不由常侜張無度則是魂魄傷也皇極氣先之病也天於不中之人恒耆其味厚其

壽增以爲病將以開賢代之也按如鄭解則不必改爲下體生上之痾複同貌傳矣

一曰馬多死及爲怪

新唐志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亡隋志引洪範五行傳曰逆天氣故馬死多又曰馬者兵象將有寇戎之事故馬爲怪

內取茲謂禽

按內取當從瓚說公羊傳宋三世內娶禮坊記諸侯不下漁色鄭注內取國中爲下漁色

南方謂之短弧

陸璣䟽一名射影人在岸上影在水中投人影則殺之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郿露赤雅云斑衣山子散處横州震龍六磨諸山無版籍定居斫山燒畬射生輕死夫婦交搆插青路衢以斷行跡不知誤入張弩射之搆精入地是生短狐狐長三寸狀若黄熊口銜毒弩巧伺人影胎性使然也南海有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八月一日卸弩亦能射人與此不同博物志蠼螋蟲溺人影亦隨所著處生瘡

劉歆以爲蜮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

紀年晉獻公二年王子頹亂王居於鄭鄭人入王府多

取玉玉化爲蜮射人御覽九百五十抱樸子曰射工蟲冬天蟄於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留氣起如灼蒸當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陰乾末帶之夏天自辟射工也徵諸書傳則歆言亦有理也

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

按魏志高貴鄉公甘露四年黃龍二見寧陵縣界井中漢晉春秋曰是時龍仍見咸以爲吉祥帝曰龍者君德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數屈於井非嘉兆也明年被弑隋

五行志梁大同十年夏有龍夜因雷而墮延陵人家井中後侯景反果幽殺簡文於酒庫宗室王侯皆幽死

厥妖龍見井

此下脫成帝時黑龍見東萊事

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

說苑辨物篇趙簡子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馬生牛牛生馬信乎對曰馬生牛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風俗通光和元年司徒長史馮巡家馬生胡子問養馬胡蒼頭乃奸此馬以生子亦其類也

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續漢志及晉志引京房有上字此脫或以亡字屬前文讀尤非新唐志馬生人一曰主人謀亡

有馬生角於吳

隋志陳大建五年衛州馬生角洪範五行傳曰馬生角兵之象敗亡之表也是時宣帝遣吳明徹出師呂梁竟爲周師所虜

故大人見於臨洮

晉志魏元帝咸熙二年襄武縣言有大人見長三丈餘跡長三尺二寸髮白著黃巾黃單衣挂杖呼王始語曰今當太平晉尋代魏隋志京房占曰長人見亡仁壽四年有人長數丈見於雁門其跡長四尺五寸其年帝崩

男化爲女宮刑濫也

按男化爲女多不可數有異者晉書郭璞傳豎陽人任

谷因耕息於樹下忽有一人著羽衣就淫之既而不知所在谷遂有娠積月將產羽衣人復來以刀穿其陰下出一蛇便去谷遂成宦者宋史志宣和六年都城有賣青果男子孕而生子蓐母不能收易七人始免而逃去此尤人痾之甚者

厥妖人死復生

按人死復生雖已葬復出多有不足異明志洪武二十四年八月河南龍門婦司牡丹死三年借袁馬頭之屍復生此俗傳借尸還魂者也

厥妖人生兩頭

唐志涇州鶉觚縣衛士胡萬年妻吳生一男一女其胸相連餘各異體乃析之則皆死又產復然俱男也遂育之至四歲儀鳳三年以獻於朝 晉志愍帝建興四年新蔡縣吏任僑妻產二女腹與心相合此天下未一之妖也

凡下體生於上不敬也

晉志元帝太興初有女子其陰在腹當臍下自中國來至江東其性淫而不羞又有女子陰在首性亦淫京房易妖曰人生子陰在首天下大亂在腹天下有事在背天下無後 隋志後周保定三年有人產子男陰在背上

上體生於下媟瀆也

唐志乾符六年蜀郡婦人尹生子首如豕目在腋下占曰君失道明志崇禎八年鎮江民婦產一子頂戴兩首臂贅一首與母俱斃

生非其類淫亂也

晉志懷帝五年抱罕令嚴根妓產一龍一女一鵝京房易傳曰人生他物非人所見者皆爲天下大兵尋而懷帝陷於平陽爲逆胡所害

人生而大上速成也

晉志安帝義熙十年無錫人趙未年八歲一旦暴長八尺髭鬚蔚然三日而死唐志咸通十三年民皇甫及年

十四㬥長七尺餘長啜大嚼三倍於初歲餘卽死

生而能言妤虛也

宋史志湻熙十四年臨安府浦頭婦產子生而能言㬥

日㬥長四尺

厥妖人生角

唐志咸通七年渭州有人生角寸許占曰天下有兵

上前殿入非常室中

黃圖漢宮殿疏曰未央宮有非常室招前殿署長西宮

表諸僕射署長皆屬少府

褒故公車大誰卒

莊子天運篇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始誰郭象注誰者別人之意也按掌門衛者見人輒呵問曰誰故取以爲名大誰長屬公車司馬令茅元儀暇老齋筆記今之緝事番役唐稱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卽漢之大誰何也按何當作卒不良見唐書楊愼矜傳

五行志下之下

册府元龜五百五十五宋檀超掌史職上表立條例云班固五星載天文日蝕載五行今改日蝕入天文志魏收序天象志亦云然自後諸史皆從其例以日食入天文

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元史歷志姜岌較春秋日食云是歲己亥朔無己巳似

失一閏六月己巳朔去交分入食限大衍歷與姜岌合

隋志律志劉孝孫云春秋經八食并無朔字今以甲子元歷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經於夫子於理尤詳公羊穀梁俱是臆說也

後楚嚴稱王兼地千里

劉知幾史通曰楚自武王稱王歷文成穆至嚴已四世而嚴之霸去桓公三年將百年

董仲舒以爲言朔不言日

左氏明云不書日官失之也而仲舒造此曲說

劉歆以爲楚鄭分

歆號知歷故推日食地分適其時有鄭昭公事而楚無

事也執此以爲日食之應則尤泥矣

楚滅舒蓼

舒蓼事在宣八年胡可以十五年日食應之不得已當

言滅庸耳在十六年

晉敗王師於貿戎

公穀並云然齊召南曰按貿戎與王師戰此實事也以

王師自敗爲文此書法也若實晉人經可易爲貿戎乎

此穿鑿也

晉人執戎蠻子歸於楚京師楚也

其穿鑿無稽只因一歸字與歸於京師相同遂以楚爲
京師何休又甚爲之詞云晉人執戎蔓子不歸天子而
歸於楚惡晉背叛當誅之然傳文嫌與成十五年晉侯
執曹伯歸於京師同文故稱晉人稱戎蠻子名以避之
非眞京師楚也一經俗儒演說白日鬼嘯矣
元光元年二月丙辰晦日有食之
帝紀不載疑此衍
七月癸未先晦一日日有食之
宋史歷志翰林天文鄭昭晏上言按歷法當以癸未爲
八月朔蓋日食朔月食望自爲常理今云晦日食者司

曆之失也按漢時未行定朔之法只用平朔一大一小故日食或在晦二不足怪也

征和四年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

宋志云八月晦亦當爲九月朔

妨絕繼嗣者此二人也

二人謂許皇后班婕好專歸咎於二人永之姦諂也

星隕而且雨

杜預依此說范甯强穀梁傳從之非也星隕如雨言星之隕多且急若雨下耳觀下成帝時復云星隕如雨京房易傳天雨星云云則益明只是星隕之狀不兼雨也

葢恒星不見是一事星隕如雨又一事經所以加書夜中也或者疑恒星不見則凡星不見又安得見星隕之似雨耶不知二者本非一時一事且星隕亦斷無暗墜之理卽如夏秋之閒小星或飛移數丈其始終莫能見也至飛時乃見耳果使恒星終夜不見又何碍於見凡星之隕耶又誤執左氏夜明之說必是無雲星隕之後又雨則如無雲而雷又足爲異此則占家天泣之說附會益非矣

申繻曰孛

明史天文志孛亦彗類大約偏指謂之彗芒氣四出則

曰孛爲災更甚於孛

漢書疏證卷二十一終

浙江書局刊

金承廷校

孫祖燕校

汪自强校

漢書疏證卷二十二

地理志　　　吳　沈欽韓撰

溝洫志攷一

泥行乘毳山行則梮

文子自然篇水用舟沙用鴃泥用輴山用樏釋音鴃乃鳥切推板具按玉篇集韻並云踋鴃長不勁也呂覽愼勢篇水用舟陸用車塗用輴沙用鳩山用樏淮南齊俗訓譬若舟車楯鴃窮廬故有所宜也又修務訓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輴山之用蔂高誘又注四載云山行用蔂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蕝禹本紀云泥行乘橇山行乘檋徐廣曰檋他書或作蕝檋一作橋音邱遙反如淳曰橇音茅蕝之蕝謂以板置其泥

上令通行路也正義曰按橇形行如船而短小兩頭微起人曲一腳泥上擿進今杭州溫州海邊有之也廣東新語塗跳以木爲之長三四尺厚半寸首尾翹然狀若上弦之月前有二木直之上有一木橫之其底則舟而兩旁無牆所謂橇也當海水初落魚蝦膠黏淺沙洗踏之輒驚入漸洳不可得漁者於塗跳屈其左足而以右足踔泥左扶而右手捃拾板輕坦滑擿行若飛蓋大禹泥行之所乘者也按與張守節說同又河渠書泥行踏毳山行即橋徐廣曰一作橇說文山行乘樏澤行乘輴僞孔傳作輴總而言之毳橇蕝聲同高誘徐廣並有作蕝之字故如淳讀橇爲蕝師古不知聲韻與隸鳩爲一物隸鳩字傳寫變

耳榫楬橋聲同與欙稾爲一物欙卽蕝蕝士之器越山者以此縣度又爲鹿盧以轉故亦謂之橋而楯轒輴爲一物廟中以載柩士謂之輁軸者也

至於大伾

注鄭氏云云按書正義水經注引鄭君注同鄭氏知卽康成矣臣瓚指黎陽山爲大伾循水經河水東過鞏縣成皐滎陽又東北過武德縣東又東北過黎陽縣南禹貢河東行者洛汭大伾北行者降水大陸黎陽已在東北則河北折所過大伾不在黎陽明矣隋志黎陽縣有大伾山通典諸書並沿瓚誤張晏云成皐縣山者是也鄭注云河水又東逕

成皋大伾山下縣之故城在伾上宋史河渠志張洎亦云大伾卽今成皋是也王鳴盛尙書後案曰張揖云成皋蓋以河南岸之山言之鄭云在修武武德之界謂在修武之西武德之東以河北岸言之兩說二而一者也

迺釃二渠以引其河

水經注河水又東逕燕縣故城北又東逕遮害亭南有宿胥口舊河水北入處也（按此謂禹之故道）又云河水又東北爲長壽津上白黎（陽白馬）河之故瀆出焉（全祖望校此六字爲經文）溝洫志曰釃二渠以引河一則漯川今所流也一則北瀆王莽時空故世俗名是瀆爲王莽河也（胡渭禹貢錐指曰撰水經者不知漳水卽

徒駭而以王莽河為禹河故瀆東北逕戚城西又逕繁陽縣城在今大名府內黃縣東南故城東又東北逕樂昌縣故城東城在今大名府南樂縣西北又東北逕元城縣故城西北而至沙邱堰河之故瀆自堰南分屯氏河出焉故瀆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明史地理志東昌府堂邑縣西南有發干廢縣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一統志貝邱故城在東昌府清平縣西南又東逕甘陵縣故城南一統志甘陵故城在清平縣南又東北逕靈縣故城南在東昌府博平縣東北四十里別出為鳴犢河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南在德州平原縣西南五十里又東逕平原故城西而北絕屯氏三瀆北逕繹幕縣故城東北寰宇記在平原縣西北二十里逕鬲縣故城西在今陵縣北北逕修縣故城東明志景州以州

治蓚縣省入安陵縣西景州吳橋縣西北有安陵故城東北至東光縣故城西而北與漳水合明志景州東光縣南有漳河又淇水篇淇水右合宿胥故瀆明志大名府濬縣南有宿胥故瀆即淇水合衞河處又河渠志衞河謂之白溝亦曰宿胥瀆宋元時名曰御河瀆受河於頓邱縣遮害亭東黎山西北會淇水處立石堰遏水令更東北注故蘇代曰決宿胥之口魏無虛頓邱即指是瀆也又敘漯水云東武陽縣有漯水出焉漯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南趙一清水經箋釋曰漯始黎陽宿胥口不僅出此也宋河渠志參知政事張洎言禹於貝邱疏二渠以分水勢按貝邱乃頓邱之誤貝邱太遠在河下流頓邱今爲大名府清豐縣有大河故道一渠自武陽縣官本訛武爲鄴東引入漯水一渠疏畎引傍西

山以東北形高敞壞堤水勢不便流溢夾右碣石入於

勃海錐指曰其一漯川自黎陽大伾山南東北流至千

乘入海其一河之正流自大伾山西南折而北爲宿胥

口又東北逕鄴縣東至列人斥章縣界合漳水是爲北

過降水者水經所稱大河故瀆一名北瀆俗謂之王莽河

空者也所稱河水自鐵邱南東北流至千乘又云水經

入海者即王景所治東漢以後見行之河也

東漢人所撰凡稱故瀆皆時已無水戚城以下在今開州西北

東光以上河水不至又無他水行其中孟康所云王莽

時空者惟此耳故謂之大河故瀆其自長壽津以西至

宿胥口爲東漢見行之河則敘入河水東光以北至章

武爲淸河漳水之所行則敘入淸河漳水並不列大河

故瀆

注其一出貝邱西南

亦當爲頓邱之誤水經注敘此渠於長壽津下戚城之

上是爲頓邱之地明矣

北載之高地

謂乘高注北也王橫亦云使河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

北入海宋史志大中祥符八年著作佐郎李垂上導河

形勝書曰臣請自汲郡東推禹故道挾御河即衛河一統志源出衛輝府輝縣西蘇門山百門泉較其水勢出大伾上陽太行三山之閒

(太行二字衍)復西河故瀆北注大名西館陶南東北合赤河而至於海因於魏縣北析一渠正北稍西逕衛漳直下北出邢洺如夏書過洚水稍東注易水合百濟會朝河而至於海(九域志霸州文安縣有百濟河明志通州寶坻縣有潮河朝蓋潮之誤)大伾而下黃御混流薄山障堤勢不能遠如是則載之高地而北行百姓獲利而契丹不能南侵矣天禧四年垂又言疏河利害命垂至大名府滑衛德貝州通利軍(即黎陽縣)與長吏計度垂言今者決河處潰底坑深舊渠逆上若塞之旁必復壞如是則議塞河者誠以為難若決河而北為害雖少一旦河水注御河蕩易水逕乾寧軍入獨流

口九域志乾寧軍有獨流北獨流東二寨明志河間府青縣宋曰乾寧縣北有獨流河遂及契丹之境或者云因此搖動邊鄙如是則議疏河者又並益爲難臣於兩難之間輒畫一計請自上流引北載之高地東至大伾瀉復於澶淵舊道使南不至滑州北不出通利軍界何以計之請自衛州東界曹公所開運渠東五里魏志武紀建安九年遏淇水入白溝以通糧道在濬縣西北河岸北凸處就岸實土堅引之正北稍東十三里破伯禹古隄注裴家潭一統志裴家潭在濬縣西逕牧馬陂一統志長豐泊在濬縣西即宋李垂所謂牧馬坡又正東稍北四十里鑿大伾西山釃爲二渠一過大

伾南足決古隄正東八里復澶淵舊道一逼通利軍城北曲河口至大禹所導西河故瀆正北稍東五里開南北大隄又東七里入澶淵舊道與南渠合夫如是則北載之高地大伾二山脽股之間分酌其勢浚瀉兩渠滙注東北不遠三十里復合於澶淵舊道而滑州不治自涸矣元余闕曰南方之地本高於北河之南徙難而北徙易自宋南渡至今殆二百年而河旋北議者慮河之北則會通之漕廢當築堤起曹南訖嘉祥明志濟甯州嘉祥縣東有會通河東西三百里以障過之不使之北予則以爲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何也漕以汶而不以河也

同爲迎河

地理志勃海郡莽曰迎河南皮縣莽曰迎河亭則以爲禹貢逆河在是也書正義引鄭注云同合也下尾合曰逆河初學紀逆迎也言海口皆有朝夕潮以迎河寰宇記迎河在滄州清池縣明志滄州漢浮陽縣隋改曰清池洪武初以州治清池縣省入西南二十三里從南皮來與地志云南皮北有迎河分漳河入浮水史記正義河至冀州分布爲九州此謂唐之冀州唐宋地志並謂降水至此下至滄州更同合爲一大河名曰逆河而夾右碣石入於勃海也胡渭曰水經淇水注云清河自東光縣西又東北右會大河故瀆又東北逕南皮縣故城西又北逕浮陽縣

故城西又東北滹沱別瀆注焉漳水注云衡漳自成平
縣南又東左會滹沱別河故瀆又東北入淸河謂之合
口蓋莽時大河南徙淸河自東光縣西行其故瀆歷南
陂浮陽至成平與漳水合水經東漢時作故指爲淸河
實西漢大河之經流也漢人以九河播自元城之沙邱
堰東北至南皮浮陽縣西仍歸大河是謂同爲逆河不
知禹河自成平東逕二縣之北未嘗由東光而北歷其
西九河下尾東北出抵高成柳縣章武之東同合爲一
大河以入海南北廣二百餘里東西長三百里占地甚
多又云碣石之東爲滄溟其西則逆河世謂之渤海而

不知其爲逆河遂謂逆河在南皮浮陽河自章武入海不至碣石矣按胡渭所言多鑿空度影之談姑存此以備好奇者之闕

入於渤海

水經注河之入海舊在碣石今川流所導非禹瀆也周定王五年河徙故瀆故班固曰商竭周移也許季宣書古文訓云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東望碣石其後大風逆河皆漸於海舊道堙矣王鳴盛曰今永平府昌黎撫寧二縣乃漢驪成絫縣境碣石距海三十里今現在而酈云淪海者蓋當海水波襄偶然激射非眞泯蕩也秦皇漢武並至碣石北魏文成帝太安四年東巡登碣石觀滄海改名樂遊山此明係在平陸而以爲淪海謬也　明志永平府昌黎縣西北有碣石山卽禹貢導河入海處也一統

志渤海在天津府東一百二十里南自鹽山縣東北接山東海豐縣界又北經滄州青縣靜海至府東諸川滙入處折東北接順天府寶坻寧河二縣界古曰渤海

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

集解文頴曰卽今官渡水也竹書紀年惠成三十一年爲大溝於北郛以引圃田之水元和志圃田澤在鄭州管城縣東三里水經注陰溝水絕濟逕東南至大梁合蒗蕩渠梁溝既開王貢謂大梁者謂之梁溝蒗蕩渠故瀆實兼陰溝浚儀之稱故經云陰溝水出陽武東南逕大梁城北左屈與梁溝合俱東南流同受鴻溝沙水之目又渠水注云渠水卽蒗蕩渠又北

屈分爲二水續述征記曰汳沙到浚儀而分也汳東注沙南流逕梁王吹臺東渠水於此有陰溝鴻溝之稱又汳水注云陰溝即蒗蕩渠也宋志張洎言禹又於滎澤下分大河爲陰溝引注東南以通淮泗按酈注河水濟水俱以鴻溝爲禹迹不知讀河渠書未審也洎乃承其誤至大梁浚儀縣復北復分爲二渠一渠元經陽武縣中牟臺下爲官渡水一渠始皇疏鑿以灌魏都謂之鴻溝莨若渠自滎陽五出池口來注之其鴻溝即出河之溝亦曰莨若渠漢明帝時王景始作浚儀渠蓋循河溝故瀆也渠成流注浚儀故以浚儀故以儀爲名靈帝建寧四年於敖城西北壘石爲門以遏

渠口故世謂之石門渠外東合濟水濟與河渠渾東注至敖山北渠水至此又兼邲之水卽春秋晉楚戰於邲邲必又音汳古人避反字改從汴字渠水又東經滎陽北旃然水自縣東流入汴水鄭州滎陽縣西二十里三皇山上有二廣武城二城相去百餘步汴水自兩城閒小澗中東流而出而濟流自茲乃絕唯汴渠首受旃然水謂之鴻渠東晉太和中桓溫北伐前燕將通之不果晉書桓溫傳溫至枋頭先使袁眞伐譙梁開石門以通運眞討譙梁皆平之而不能開石門軍糧竭盡義熙十三年劉裕西征姚秦復浚此渠始有湍流奔注而岸善潰塞裕更疏鑿而漕運焉按通鑑義熙十二年裕遣建武將軍沈林子彭

城內史劉遵考將水軍出石門自汴入河隋煬帝大業三年詔尚書左丞皇甫誼發河南男女百萬開汴水起滎澤入淮千餘里乃爲通濟渠唐初改通濟渠爲廣濟渠一統志蔡河上流即汴河自中牟縣流經祥符縣南分流又東南流逕通許縣北又東南逕尉氏縣東入陳州府扶溝縣界即古鴻溝又名沙水

與濟汝淮泗會

按水經注沙水南流逕扶溝縣其一支分北注渦水其一東南逕陳郡汝南至沛之義成縣東流注於淮渦水自沛東南至下邳亦入淮汳水東逕陳留濟陽考城梁

國之蒙縣爲獲水又東至彭城縣北而東注泗水蓋過溝諸水派別於濟而歸於淮泗汝亦沙水所經也胡渭曰以上諸渠同源於出河之濟此外有濟隧上承河水於卷縣北河南流與出河之濟會自子岑造八激堤而其流遂斷

於楚西方則通渠漢川雲夢之際

外傳楚靈王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爲石郭陂淮以象帝舜水經沔水注揚水又東入華容縣有靈溪水西通赤湖水口以下多湖周五十里城下陂池皆來會同又有子胥瀆蓋入郢所開也水東入離湖湖側有章華臺言此瀆靈王立臺之日漕運所由也一統志雲夢澤在德

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

東方則通溝江淮之閒

哀九年傳吳城邗溝通江淮外傳吳王起師北征闕爲深溝於商魯之閒也商宋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會晉公午於黃池水經淮水注昔吳將伐齊北伯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邗城城下掘深溝謂之韓江亦曰邗溟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地理志所謂渠水也西北至末口入淮楚事無明文楚世家惠王四十四年越已滅吳而不能正江淮北楚東侵廣地至泗上又越世家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與楚並是其時嘗考方輿紀要山陽瀆

在淮安府城東古邗溝也北神堰在府北五里古末口也

於吳則通渠三江五湖

言三江者鄭氏及張守節二家並可從鄭云三江左合漢爲北江右會彭蠡爲南江岷江居其中則爲中江故書稱東爲中江者明岷江至彭蠡與南北合始得稱中三江分於彭蠡爲三孔東入海周禮職方氏疏揚州所以得有三江者江至潯陽南合爲一東行至揚州入彭蠡復分爲三道而入海故得有三江也此郎本鄭義宋蘇氏傳亦因之張云三江者在蘇州東南三十里名三江口一江西南上七十里至太湖名曰松江古笠澤江一江東南上七十里至白蜆湖今在吳江縣東南四十里名曰上江亦曰東江一江東北

下三百餘里入海名曰下江亦曰婁江於其分處號曰三江口顧夷吳地記云松江東北行七十里得三江口東北入海爲婁江東南入海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是也張氏所說比水經注爲詳按外傳子胥曰吳之與越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韋昭曰三江松江錢唐浦陽江也水經注云浙江於餘暨東合浦陽江則錢唐浦陽亦可爲二又范蠡曰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三江但就吳越言則與大江無與此論通渠似嘗專從張說越絕吳故水道出平門上郭池入瀆出巢湖上歷地過梅亭入揚湖出漁浦入大江奏廣陵又云百尺瀆奏江吳以達糧韓邦憲廣通壩考云廣通鎮在高

溍縣東五十里世所謂五堰者也景定建康志唐景福三年楊行密將臺濛作五堰拖輕舸饋糧而中江之流始狹銀林堰在溧水縣東南一百里長二十里少東曰分水堰長十五里又東五里曰苦李堰長八里又五里曰何家堰長九里又五里曰余家堰長十里所謂魯陽五堰也後易爲上下二壩通名東壩西有固城石臼丹陽南湖受宣歙金陵姑孰廣德及大江水東連三塔湖長蕩湖荊溪震澤中有三五里頗高阜春秋時吳王闔廬伐楚用伍員計開渠以運糧今尚名胥溪及考有伍牙山云土音訛員爲牙左傳襄公五年楚子重伐吳克鳩茲至於衡山杜預謂衡山在烏程縣南非也劉昭注郡國云或說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其說當是橫衡字本通方輿紀要橫山在江甯府西南百二十里周八十里高二百丈郎左傳衡山哀公十五年楚子西子期伐吳及

桐汭元和志在宣州廣德縣西五十里蓋由此道鎮西有固城邑遺址則吳所築以拒楚者也方輿紀要固城在高湻縣南十五里自是湖流相通東南連兩浙西入大江舟行無阻矣墨翟書云禹治天下南為江漢淮汝東流注之五湖蓋謂以春秋通渠為禹功也五湖說亦不一越絕云太湖周三萬六千頃耆湖周六萬五千頃無錫湖周萬五千頃如彼文則耆湖更大於太湖而今無聞未可信也韋昭曰五湖者胥湖蠡湖洮湖滆湖就太湖而五實一湖也張守節云五湖者菱湖游湖莫湖貢湖胥湖皆太湖東岸五灣為五湖蓋古時應別今並相連菱湖在莫釐山東周迴三十餘里西口闊二里其口南則莫釐山北則徐侯山西與莫湖連莫湖在莫釐山西及北北與胥

湖連胥湖在胥山西南各周迴五六十里西連太湖游湖在北二十里在長山東湖西口闊二里其口東南岸樹里山西北岸長山周迴五六十里貢湖在長山西北口闊四五里口東南長山山南郎山陽村西北連常州無錫縣老岸湖周迴一百九十里已上湖身向東北長七十餘里兩湖西亦連太湖今按彼五湖之名連太湖為六恐非當時所謂水經沔水注南江東注於具區謂之五湖口謂長蕩湖太湖射湖貴湖滆湖也五湖斯乃太湖之兼攝通稱也楊泉五湖賦曰頭首無錫足蹏松江負烏程於背上懷太吳以胸當峰嶺崔嵬穹隆行曲越絕鍾吾名大雷小雷湍波相逐用言湖之苞極也斯則善言五湖之形勢矣

通淄濟之閒

一統志淄水源自壽山府博山縣顏神鎮東南二十五里岳陽山東麓東北流歷益都臨淄樂安壽光四縣合青水泊入海濟河故道自濟南府新城縣流逕高苑博興樂安東北入海

蜀守李冰鑿離堆

水經注江水又歷都安縣李冰作大堰於此壅江作堋寰宇記蜀人謂堰爲堋堋有左右口謂之湔堋江入郫江檢江以行舟益州記曰江至都安堰其右檢其左其正流遂東郫江之右也因山頹水坐致竹木以溉諸郡又穿羊摩江灌江西玉女房下寰宇記青衣神益州記曰神號雷槌廟班固以爲離堆下有石

室名玉女房蓋此神也　白沙郵作三石人寰宇記蜀記
今按闕書中無是語　云三石人在
永康軍青城縣之北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沒肩明
成都府灌縣西有湔江古離志
堆也通志離堆在灌縣一里

避湔水之害

水經注沫水出岷山西東流過漢嘉郡南流衝一高山山上合下開水逕其間山即蒙山也今雅州自蒙山至南安西溷厓水脉漂疾破害舟船歷代為害蜀郡太守李冰發卒鑿平溷厓河神贔怒冰乃操刀入水與神鬭遂平溷厓通正水路宋史志今陽山江大阜江寰宇記大阜水自灌口下青城縣北流入溫江縣界皆為沫水入西川始嘉眉蜀益間夏

潦洋溢必有潰暴衝決自鑿離堆以分其勢一派南流於成都以合岷江一派由永康本彭州導江縣灌口鎮至瀘州以合大江一派入東川而後西川沫水之害減明志雅州盧山縣北有大渡河自生蕃界流入亦名沫水亦曰陽江方輿紀要沫水在雅州西五十里源出盧山縣東九里盧山東流至州會於青衣江故青衣江又有沫水之稱

穿二江成都中

華陽國志李冰壅江作堋穿郫江別支流雙過郡下以行舟船冰又通笮九域志華陽縣有笮江按即流江通汶井江元和志在蜀州唐興縣西二十里徑臨邛與蒙溪分水白木江會元和志白木水東南經邛州依政縣南十里武陽天社山下寰宇記蜀州新津縣天社

山汶井泉江水會明志崇慶州新津縣南天社山枕大江合江又道洛通山元和志洛通山在漢州什邡縣西三十九里洛水或出瀑口疑是灌口訛經什邡郫別江會新都大渡元和志大渡津在簡州金水縣北三十里又有綿水出紫岩山在漢州緜竹縣西北三十里經綿竹入洛東流過資中明志成都府資縣南有珠江即雒江也東流爲資江會江陽明志瀘州本漢江陽縣資水自州北來亦曰中江東南入瀘江皆溉灌稻田膏潤稼穡又識齊水脈穿廣都鹽井今雙流縣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爲水經注李冰開成都兩江溉田萬頃歐陽忞輿地廣記蜀都賦帶二江之雙流按外江在今羅城之南笮橋下內江在今子城之南衆安橋下自唐乾符中高駢築羅城遂作縻棗堰轉內江水從城

北流又屈而南與外江水合故今子城之南不復成江明志華陽縣城北有外江自灌縣分流經此遶城而南一名清遠江城南有內江亦自灌縣分流經此循城而南東一名石犀渠與外江合南注大江此府城之內外江也方輿紀要流江在成都府城北亦自大江分流由灌縣東北經新繁縣又東過府城北折而南至府東南十餘里合於郫江一名外江又名清遠江郫江在府城南十里大江之支流也亦曰汶江自灌縣分流經郫縣廳府城西折而南又東合於流江亦謂之內江宋志皁江支流逕北曰都江口置大堰疏北流為三曰外應一統志外應郎花江也溉永康之導江成都之新繁而達於懷安之金堂九域志乾德五年以簡州之金水縣置軍并金堂隸東北曰三石洞一統志三石洞郎瀨水也溉導江與彭之九隴崇寧蒙陽而達於漢之雒東南曰馬騎一統志馬騎郎流江也溉導江與彭之崇寧宋地理志崇寧

成都之郫（元年改唐昌縣）溫江新都新繁成都華陽三流而下派別支分不可悉記皆以隄攝北流注之東而防其決離堆之南實支流故道以竹籠石爲大隄凡七壘如象鼻以捍之離堆之址舊鑱石爲水則則盈一尺至十而止水及六則流始足用過則從侍郎堰減水河泄而歸於江歲作侍郎堰必以竹爲繩自北引而南準水則第四以爲高下之度元河渠志江歲治隄防上下交病元統二年僉四川肅政廉訪司事吉當普巡行周視得要害之處三十有二召灌州判官張弘計曰若甃之以石則歲役可罷民力可蘇矣至元元年十一月肇事於都

江堰顧井闕限其西北水西闕據其西南江南北皆東行北舊無江李冰鑿以避沫水之害中爲都江堰少東爲大小釣魚又東跨二江爲石門明志灌縣有石門廣濟諸堰以節北江之水又東爲利民臺臺之南東爲侍耶楊柳二堰一統志侍耶堰在灌縣南唐龍朔中築楊柳堰在新繁縣北五里其水自離堆分流入於南江南江東至鹿角宋志彭州九隴縣有鹿角砦又一統志鹿角堰在溫江縣西東至金馬口又東逍大安橋入於成都俗稱大阜江江之正源也北江少東爲虎頭山鬬雞臺臺有水則以尺畫之凡十有一水及其九其民喜過則憂沒又書深淘灘高作堰六字其旁爲治水之法皆冰所爲也又東爲

離堆又東過淩虛步雲二橋又東至三石洞釃爲二渠其一自上馬騎東流過郫（監本訛郫）入於成都古謂之外江此冰所穿二江也南江自利民臺有支流東南出萬工堰又東爲駱駝又東爲碓口繞青城而東鹿角之北涯有渠曰馬壩東流至成都入於南江東行二十餘里水決其南涯四十有九每歲疲民力以塞之乃自其北涯鑿二渠與楊柳渠合東行數十里復與馬埧渠會而渠成安流自金馬口之西（九域志蜀州江原縣有金馬鎮）鑿二渠合金馬（一統志金馬堰在雙流縣西北十五里）東南入於新津江（據九域志是皁江）羅藍淀于金黃水白水新興至三利十二堰北江三石洞之

東爲外應顏上顏上堰亦見宋志五斗諸堰外應顏上之水皆東北流入于外江五斗之水南入馬垻渠皆內江之支流也外江東至崇寧亦爲萬工堰一統志萬工堰在崇寧縣北堰之支流自北而東爲三十六洞過清白堰東入於彭漢之閒而清白堰水潰其南涯延袤三里餘有司因潰以爲堰堰輒壞乃疏其北涯舊渠直流而東罷其堰諸堰都江及利民臺之役最大侍郎楊柳外應顏上五斗次之鹿角萬工駱駝碓口三利又次之都江居大江中流以鐵萬六千斤鑄爲大龜貫以鐵柱而鎮其源然後即工

一統志自漢以來皆以李冰所鑿經成都者爲大江其南流者曰郫水轉謂之入江舊志大皁江本岷江正流自

離堆鑿後始以流江爲正流而以此爲王鳴盛後案曰
南江宋元以來始專以阜江爲正源
流江者江之正流常璩志所謂檢江郫水出自山源而
下流爲李冰所穿後人因其引此江與大江雙過郡縣
遂目爲二江而皆以爲冰所穿其實冰所穿惟郫江也
任豫言此江一名棓江一名湔水元史河渠志遂以郫湔爲李冰所穿二江非是 按水經注所
敘江水自都安以至成都者爲流江則流江即大江矣
唐宋地志及宋元史並然元志只云俗稱大阜江江之
正源不以爲憑而胡渭舍地理志明文必欲以大阜江
爲岷江正流且妄援元和寰宇九域等書以證愚攷元
和志云大江一名汶江一名流江經成都縣南七里又

云鄯江一名皁江經蜀州唐興縣東二里寰宇記云大皁水自灌口下青城縣北流入温江縣又眉州彭山縣下云大江一名汶江又名導江嘉州龍遊縣下同至九域志於新津縣下云有皁江青城縣下云有大江亦自不紊胡氏每欲穿鑿立異觶籍具在其可厚誣乎寰宇記之書尾不相顧然於皁江止謂之大皁水明地理志新津縣之南有皁江即大江也此即沿俗稱之謬一統志承之

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

按史起事見呂覽樂成篇然河渠書云西門豹引漳水溉鄴滑稽傳言西門豹鑿十二渠引河水灌民田田皆溉此亦不可沒者也一統志西門渠在彰德府臨漳縣西南今廢　左思魏都

賦云西門溉其前史起灌其後乃爲一家解圍矣

自中山西邸瓠口爲渠

爾雅十藪周有焦護郭注今扶風池陽縣瓠中是也長安志焦穫藪在涇陽縣北亦名瓠口索隱以爲即谷口非也寒門谷口即治谷在雲陽縣與中山同處何云自中山西抵瓠口乎元李好文奉元州縣圖於三原縣西注焦穫又於永壽縣北圖瓠口胡渭曰瓠口即治谷亦稱瓠中治水出谷處俗謂之東谷口距谷口二十餘里亦沿舊說宋志至道元年度支判官梁鼎陳堯叟上鄭白渠利害詔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經度選等言周覽鄭渠之制用功最大並仲山而東鑿斷岡阜首尾三百餘里連亙山足岸壁頹毀度其制置之始涇河

平淺直入渠口曁年代浸遠涇河陡深水勢漸下與渠口相懸水不能至唆厓之處渠岸摧毀荒廢歲久實難致力

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

並北山者從甘泉巀嶭諸山溫禴嶺而東至同州白水縣界入洛也水涇注沮水出北地直路縣 明志鄜州中部縣西北有直路廢縣又延安府安塞縣西有洛水其下流卽漆沮水 東南流逕殺栒縣故城西 城在今耀州東一里 又南出土門山西復謂之沮水 元和志土門山在華原縣之東四里 東逕懷德城南 長安志懷德故城在富平縣西十五里非左馮翊之懷德也 又東注鄭渠渠瀆東逕宜秋城北又東逕仲山南又絕冶

谷水又東逕巀嶭山南池陽縣故城北又東絕清水又東逕北原下濁水注焉濁水又東歷原逕曲梁城北東逕太上陵南原下北逕原東與沮水合分爲二水一水東南出即濁水也至白渠與澤泉合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水其一水東出即沮水也又逕懷德城北東南注鄭渠合沮水又自沮直絕注濁水至白渠合焉沮循鄭渠東逕頻陽之當道城南元和志頻陽縣故城在美原縣西南三里又東逕蓮芍縣明志渭南縣北有蓮芍廢縣北粟邑縣今白水縣故城北又東北流至於洛水王應麟詩地理考水經云沮水出北地入洛此沮水之源流也漢志扶風有漆縣漆水東入渭此

漆水之源流也至孔氏引水經注沮水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則名稱相亂諸家書解以出扶風之漆水與出北地之沮水爲二謂扶風之漆水至岐山入渭在灃之上流而書言渭水會灃會涇之後乃過漆沮則漆沮在灃水涇水之下流故以書之漆沮爲出北地之漆沮與詩扶風之漆別但水經之沮入洛書之漆沮則入渭沮水若爲漆沮一名洛水則漆沮卽洛也而又云入洛何也程大昌雍錄曰禹貢止有漆沮秦漢以後始有洛水諸家言洛卽漆沮所謂洛水者地理志曰出北地歸德戎夷中今按其水自入塞後逕鄜坊同之三州乃始

入渭孔安國謂自馮翊懷德縣入渭者是也漢懷德同州衙縣也宋無衙縣明志同州縣朝邑縣有廢懷德縣所謂沮水者長安志曰自邠州東北來至華原縣南流乃合漆水入富平縣石川河石川河者沮水正派也明志富平縣西北有漆沮水其上原爲洛水出慶陽府令水縣流經中部縣合沮水至耀州合漆水洛水遂兼漆沮之名又有石川河在縣南即漆沮之支流所謂漆水者長安志曰漆水自華原縣東北同官縣界來南流入富平縣石川河是爲合漆之地此三水分合之詳也若槩三水而命其方則漆在沮東至華原而西乃始合沮沮在漆西既已受漆則遂南東而合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至同州白水縣則遂混爲一流故自班

國以後原文有孔安國三字論此水者皆指懷德入渭之水爲洛水而曰洛卽漆沮者言其本同也

河決酸棗東潰金堤

紀年云今王十年十月大霖雨疾風河水溢酸棗郛薛自滎陽引河爲溝入河水於圃田今開封中牟縣西北圃田澤又於酸棗開濮渠河至大伾北折之勢漸緩而南故戰國已有此患水經注河水舊於白馬縣南決通濮濟黃溝故蘇代說燕曰決白馬之口魏無黃濟陽紀年梁惠成王十二年楚師出河水以水長垣之外者也金隄旣建故渠水斷當謂之白馬瀆又云緣河積石爲堰通渠咸曰

金隄則金隄始於戰國也冊府元龜〔四百九十七〕後唐莊宗同光三年青州符習承命佐役徒修酸棗縣堤則又以爲最先之堤

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 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

明統志瓠子河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五里一統志鉅野澤在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元和志濮州濮陽縣瓠子河在大名府開州西南二十五里一統志鉅野澤在曹州府鉅野縣北五里元利志濮州濮陽縣瓠子河上承黃河〔王應麟紀聞云今開德府濮陽縣西有瓠子口明志省入開州〕大野澤一名鉅

野在鄆州鉅野縣東五里南北三百里東西百餘里宋史宦者傳梁山濼古鉅野澤綿亙數百里濟鄆數州賴其蒲魚之利明志東平州壽張縣南有梁山濼按自漢武南決通淮泗之後至宋而河患漸向南宋時河入淮者四宋志自周顯德初大決東平之楊劉梁龍德三年段凝以唐兵漸逼乃自酸棗決河東注於鄆以限唐兵謂之護駕水決口日大屢爲曹濮患唐同光二年命婁繼英塞之未幾復壞宰相李穀監治隄自陽穀抵張秋口以遏之明志東平州東阿縣有張秋鎮在西南水患少息然決河不復故道離而爲赤河雖指在東平州西北又有游河金河歐陽修所謂游金赤三河也俱上接開州界今不可考太宗太平興國八年五月河大決滑州韓村泛澶濮曹濟諸州民田廬舍東南流至淮城界入於淮詔發丁夫塞之命使者按

視遙隄寺址使回條奏以爲治遙隄不如分水勢自孟抵鄆雖有隄防惟滑與澶最爲溢狹於此二州可立分水之制宜於南北岸各開其一北入王莽河以通於海南入靈河以通於淮節減暴流一如汴口之法按北岸即黎陽今之濬縣南岸即滑州今之滑縣靈河按九域志治平中省靈河縣爲鎮入白馬即古靈昌津處眞宗咸平三年五月河決鄆州王陵埽浮鉅野入淮泗天禧三年六月乙未夜滑州河溢城西北天臺山旁復潰於城西南岸摧七百步歷澶濮曹鄆注梁山泊又合清水古汴渠東入於淮水經注鉅澤北則清口清水與汶會也熙寧十年河大決於澶州曹村今在開州西南澶淵北流斷絕河道南徙東滙於梁山張澤濼分爲二派一合南清河入於淮一合北清河入於海南清河即泗水北清河即濟瀆也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分元豐

元年四月決口塞五月新隄成河復歸北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塘次入界河於地口入海牓金史志大定二十七年御史臺言今沿河京府州縣長貳官皆於名銜管句河防事按其時徐州彭城蕭豐滕州沛亦提舉管句河防事則河已南至徐沛也章宗明昌五年正月都水監丞田櫟上言前代每遇古隄南決多經南北清河分流清河北下有枯河數道河水流其中者長至七八分北清河乃濟水故道可容三二分而已可於北岸牆村決河入梁山濼故道依舊作兩清河分流然北清河舊隄歲久不完當立年限增築大隄而梁山故道多有屯田軍戶亦宜遷徙尚書省議

不決八月河決陽武故隄灌封邱而東宣宗貞祐三年四月單州刺史延札天澤言守禦之道當決大河使北流德博觀滄之境今其故隄宛然猶在工役不勞水就下必無漂沒之患此守禦之大計也四年三月延州刺史溫撒克蘇言近世河離故道自衛東南而流由徐邳入海以此河南之地爲狹臣竊見新鄉縣西河水可決使東北流其南有舊隄水不能溢行五十餘里與清河合則由濬州大名觀州清州柳口入海此河之故道也皆有舊隄補其缺鋪足矣如此則山東大名等路皆在河北而河北諸郡亦得其半退足以禦備之計進足以壯恢復之基議者以爲河流東南已久決之恐故道不容衝溢而出遂寢

宋志論云宋始自滑臺大伾嘗兩經汎濫復禹蹟矣一時姦臣建議必欲回之俾復故流竭天下之力以塞之屢塞屢決按志仁宗皇祐元年三月商胡決河合永濟渠注乾甯軍河渠司李仲昌議開六塔河使歸橫隴舊河嘉祐元年塞商河北流入六塔河不能容復決此其一也熙甯初屯田都監內侍程昉都水監丞

宋昌言獻議開二股河以導東流王安石力主其謀二年北流旣塞而河自其南四十里計家港東決汎溢大名恩德滄永靜五州軍境此其二也四年十二月令河北轉運司開修二股河上流五年二股河成至十年七月遂大決於澶州判大名府文彥博言臣嘗奏德州河底淤澱泄水稍滑上流必至壅過蓋不資為經制必溢魏博恩澶等州而都水略無施設止固議東流北岸而已此非天災實人力不至也此其三也初商胡決河自魏之北至恩冀乾寧入於海是謂北流嘉祐八年河流派於魏之第六埽遂為二股自魏恩東至於德滄入於海是謂東流熙寧初專欲導東流閉北流元豐以後因河決而北議者始欲復禹故遂神宗發措民力思順水性而水官難其人哲宗即位河流雖北而孫村低下漲水往往東出知瀆州王令圖建議澹迎陽埽舊河又於孫村金隄復故道本路轉運使范子奇仍請於大河北岸修進鑲牙擗約河勢於是回河東流之議起知樞密院安廳深以東流為是三年六月詔三省決要回復故道右相范純仁畫四不可之說會范百祿等行覩東西二河亦以為東流高仰北流順下決不可回又言本朝以來末有大河安流合於禹迹加此之利便者四年七

月冀州南宮等五埽危急都水監復言二股之策吳安持與李偉力主東流五年正月梁燾言朝廷治河東流北流本無一偏之私今東流未成北流方悍令頒半天下之力專事東流而不加一夫一草於北流之上得不誤國計乎此元祐之初欲回河而罷已罷而復興也二月詔權罷修河蘇轍言黃河既不可復回則先罷修河司只令河北轉運司盡將一道兵功修貼北流隄岸罷吳安持李偉都監水差遣正其欺罔之罪六年四月敕竄責李偉七年十月以大河東流賜都水官吳安持三品服李偉再任則又一罷一興也八年河北轉運使趙偁議曰有司欲斷北流而不執其咎乃引分水為軟堰知河衡之不可以軟堰渠則又為狄堰之計臣恐枉有工費而以河為戲也五月水遂潰而南犯德清西決內黃東淤梁村北出闞村宗城決口復行魏店北流因淤遂斷河水四出壞東郡浮梁十二月監察御史郭知章言宜閉北行東於是吳安持復兼領都水建言乞塞梁村口樓張包口開青豐口以東鷄爪河分殺其水勢此則已決而復塞也紹聖元年十月王宗望言上稟成算自闞村下至梼佬隄七節河門並皆閉塞築金隄七十里盡障北流使全河東還故道望付史官紀紹聖以

朩聖明獨斷致此成績元符二年六月河決內黃口東流遂斷絕八月詔大河水勢十分北流其以河事付轉運司責州縣共力救護隄岸左司諫王祖道請正吳安持鄭佑李仲李偉之罪投之遠方詔可此史論所謂屢決也然徽宗時大河安流仍北行也而後貽其禍於金源氏河閉北而行南大約在金初克汴以兩河界劉豫之時然史文無灼然蓋至金而河遂入於淮矣然向北支流猶未絕也逮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會通河成於是驅全河盡入於淮邱濬大學衍義補曰曩時河水猶有所瀦如鉅野梁山等處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類雖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之道猶微有存焉者元志武宗至大三年十一月河北河南廉訪司言近歲亳潁之民幸河北徙有司不能遠慮失於規劃使陂濼悉為陸地東至杞縣三汊口播河為三分殺其勢往歲歸德太康建言相

茨運塞南北二汊遂使三河之水合而爲一下流既不通暢自然上溢爲災由是觀之是自奪分泄之地故其上下決溢至今莫除卽今水勢趨下有復鉅野梁山之意不出數年曹濮濟鄆蒙害必矣按此知河雖南而勢固欲北行順帝至正四年夏五月河北決白茅隄六月又北決金隄濟盜曹州皆罹水患水勢北侵安山沿入會通運河明志東平州南安民山下有安山湖南有安民亭會通河所經也朝廷患之九年丞相脫脫薦賈魯於帝挽河使東行河復故道南滙於淮又東入於海考其入淮之道壽亳二州及鳳陽之懷遠徐州之沭凡四勞堪憲章類編云一道自儀封縣北折經黃陵岡明志儀封縣東北有黃陵岡黃河舊經其下入曹縣

界弘治五年河決塞之改從闕南入睢州蔡家口繞水隄入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橋下清河縣入淮其梁靖之行自宋初今流漸微梁靖口在曹州曹縣胡渭曰元初黃河由渦入淮至明泰定元年由淮河決入清河自是爲大河之經流

志洪武二十四年河決原武黑洋山開封府原武縣北有黑陽山下臨大河東經開封城北五里又東南由陳州項城潁州太和潁上東至壽州正陽鎮全入於淮而賈魯河故道遂淤景泰二年河南巡撫王暹言洪武二十四年改流從汴梁北五里許由鳳陽入淮者爲大黃河其支流出徐州以南者爲小黃河以通漕運萬表曰黃河自野雞岡而下分爲二股其自東南渦河而行者則爲河身其自孫繼口出徐州小浮橋者則爲支流永樂九年七月河復故道自封邱金龍口在封邱縣西南三十里亦名荊隆口下魚臺塌場兗州府魚臺縣南有塌場口舊運道

所經會汶水經徐呂二洪南入於淮十四年決開封經懷遠由渦河入淮正統十三年新鄉八柳樹口決新鄉縣屬衛輝府漫曹濮抵東昌衝張秋潰壽張沙灣壞運道東入海按使明不為運道計因其勢而防之何至嘉靖以後之患徐呂二洪遂淺澀命工部侍郎王永和往理其事明年三月永和濬黑洋山西灣引其水由大黃寺以資運河修築沙灣隄大半而不敢盡塞置分水閘設三空放水自大清河入海東平州平陰縣西南有大清河雖指云南渡後北清河又有大小之名蓋自劉豫導桀山濼東行始景泰四年河復決沙灣北岸掣運河水入鹽河東阿縣西有小鹽河一名馬頰河東流入大清河漕舟盡阻太僕少卿黃仕儁言河分兩派一自滎澤南

流入項城一自新鄉八柳北流入張秋會通河初淸隄元時河

徙自原武出陽武南而新鄉之流遂絕者證諸史文非矣命徐有貞治之賜渠名廣

濟自此河水北出濟漕按始則障河以便漕繼乃資河以益漕極弊則漕與河俱壞

弘治三年河決開封金龍口入南岸者十三入北岸者

十七入張秋運河南決者自中牟楊橋至祥符界析為二支

一經尉氏等縣合潁水下塗山入於淮一經通許縣屬開封

等縣入渦河下荊山入於淮又一支自歸德州鳳陽之

亳縣亦合渦河入於淮地理志云弘治元年亳縣復為州北決者因淤

併為一大支由祥符翟家口合沁河出丁家道口在歸德之高邱下徐州命白昂修治河道築陽武長隄以防張秋引

中牟決河出滎澤楊橋以達淮濟宿州古汴河以入泗

又濬睢河自歸德飲馬池經符離橋至宿遷以會漕河

上築長隄下修減水閘又疏月河十餘以洩水鼎又以河南入

淮非正道恐卒不能容復於魚臺德州吳橋修古長隄

又自東平北至興濟鑿小河十二道入大清河及古黃

河以入海並南北分治

而東南則以疏爲主　弘治六年副都御史劉大夏治

張秋決河巡按御史涂昇言滎鄭之東五河之西鳳陽府五

河縣西北有渦河沱河東南有潩河

東北有潼河並流合淮所謂五河也飲馬白露等河皆

黃河由渦入淮之故道其後南流日久或河口以淤高

不洩或河身狹隘難容水勢無所分殺遂汎溢北決今

惟疏上流東南之故道相度疏濬旣殺水勢於東南必

須築隄岸於西北黃陵岡上下舊隄缺壞當度下流東北形勢去水遠近補築無遺排障百川悉歸東南由淮入海日知錄自弘治六年築黃陵岡以絕其北行之道而河流總於曹單之間按白昂之治河未嘗須臾忘其北也自劉大夏治之而北流遂永絕矣觀者知其功而由揣古今之變可也則張秋無虞而漕河可保乃濬儀封黃陵岡南賈魯舊河四十餘里由曹出徐以殺水勢黃陵岡東西各築長隄二百里金龍口亦築二百里又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餘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淮河南府滎澤縣東南有孫家渡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於淮世宗初總河副都龔弘言黃河自正德初載變遷不常日

漸北徙弘治十八年河出清河口者忽北徙三百里至宿遷小河口正德三年又北徙三百里至徐州小浮橋四年六月又北徙一百二十里至沛縣飛雲橋俱入漕河大河之水合成一派歸入黃陵岡前乃折而南出徐州以入運河潰決而趨張秋復由故道入海大學士費宏言河入汴梁以東分爲三支雖有衝決可無大患正德末渦河等口日就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既無所殺乃從蘭陽考城曹濮奔赴沛縣飛雲橋及徐州之溜溝悉入漕河泛溢瀰漫御史戴金言黃河入淮之道有三自中牟至荊山鳳陽府懷遠縣荊山在西南塗山在東南合長淮曰渦河自開封經葛岡小壩丁家道口馬牧集鴛鴦口至徐州小浮橋曰汴河自

小壩經歸德府城南飲馬池抵文家集經夏邑至宿遷曰白河弘治間濁白上源堙塞而徐州獨受其害宜自小壩至宿遷小河睢水合大河之口亦曰睢清口亦曰小河口併賈魯河鴛鴦口文家集壅塞之處盡行疏通則梭淮之水不止一道而徐州水患殺矣督漕總兵官楊宏都御史高友璣侍郎章拯亦屢以爲言工部議以爲濬賈魯故道開渦河上源功大難成但議築隄障水俾入正河而已六年河水決曹單城武楊家梁靖二口吳士舉莊衝入鷄鳴臺奪運河沛地淤塡七八里糧艘阻不進左都御史胡世寧言運道既阻不治河則運道無由通河流分則勢小合則勢大河身寬則勢緩狹則勢急治河者順其性則易逆其性則難河自

汴以來南分二道一出汴城西滎澤經中牟陳潁至壽州入淮一出汴城東祥符經陳留亳州至懷遠入淮其東南一道自歸德宿州經虹睢靈至宿遷出其東分五道一自長垣曹鄆至陽穀出一自曹州雙河口至魚臺塌場口出一自儀封歸德至徐州小浮橋出一自沛縣南飛雲橋出一自徐沛之中境山北溜溝出六道皆入漕河而皆南會於淮今諸道皆塞惟沛縣一道僅存所謂合則勢大而河身且狹不能容納故溢出豐沛徐州為患近又漫入昭陽湖以致流緩沙壅運道遂塞昭陽湖在沛縣東今宜因故道而分其勢汴西則濬孫家渡抵壽州

以殺上流汴東南出懷遠宿遷及正東小浮橋溜溝諸道各宜擇其利便者開濬一道以洩下流至爲運道計挑淤則沙土不堅築隄昭陽湖則沙磧壅不若於湖之東岸別鑿一築南接留城北接沙河不過百餘里沛縣東南有留城東北有南沙河北沙河皆會於泗水厚築西岸以爲湖之東隄令水不得漫而以一湖爲河流散漫之區乃上策也八年六月單豐沛三縣長隄成九年五月孫家渡河隄成自是惟於一道加隄而過河不復議開十一年總河戴時宗請開三大支河以分洩河患支河郎上所言十三年總河朱裳言河過魚臺其流漸北將有越濟寧趨安平劉大夏治張秋河功成賜張秋鎭名曰安平東入於海之漸請創築城武至濟

寳綫水大隄爲縷水兩岸築隄百五十餘里以防北溢清江浦口正當黃淮會合之衝二河水漲漫入河口以致淤塞往時淮水獨流入海口又有套流安東上下有澗河馬邏諸港今黃河滙入於淮水勢已非其舊而諸港套俱已湮塞不能速洩下壅上溢梗塞運道十五年督周金言自嘉靖六年後河流益南其一由渦河直下長淮而梁靖口趙皮寨（在開封蘭陽縣）二支各入清河滙於新莊閘遂灌裏河水退沙存日就淤塞河淮既合昔之爲沛縣患者今移淮安矣隆慶四年淮水大溢自泰山廟至七里灘淤十餘里而水從諸家溝旁出至清河縣河南鎮以

合於黃河總河翁大立言開新莊閘以通回船復陳瑄故道則淮可無虞王宗沐決河記云是年淮決高堰河囓淮後徑趨大澗口破寶應黃浦口入射陽湖清口遂淤海口幾爲平陸黃河在睢寧宿遷之間遷徙未知所定泗州陵寢可虞請濬古睢河由宿遷歷宿州出小浮橋以洩二洪之水且規復清河魚溝分河一道下草灣以免衝激之患則南北運道庶幾可保萬曆元年河決房村明年給事中鄭岳言運道自茶城徐州北有垞城俗曰茶城至淮安五百餘里自嘉靖四十四年河水大發河決沛縣上下二百餘里運道俱淤全河逆流自沙河至徐州河俱入北支至曹縣棠林集淮口出水之際海沙漸淤今且高與山等自淮而上河流不迅泥水愈淤

於是邳州淺房村決呂梁二洪平茶城倒流皆坐此也今不治海口之沙乃日築徐沛閒隄岸桃宿而下聽其所之民之爲魚未有已時也三年河決碭山而北淮亦決高家堰而東（山陽縣東南有高家堰）徐邳淮南北漂沒數千里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淮揚多水患矣四年督漕侍郎吳桂芳言淮水向經清河會黃河趨海自去秋河決崔鎮（桃源縣西北有崔鎮口爲防河要地）清江正河淤澱淮口梗塞於是淮弱河强不能奪草灣入海之途而全淮南徙橫灌山陽高寶閒向來湖水不踰五尺隄僅七尺今隄加丈二而水更過之宜急護湖隄以殺水勢部議以爲必淮有

所歸而後隄可保請令桂芳等熟計五年河復決崔鎮宿沛清桃兩岸多壞黃河日淤墊淮水爲河所迫徙而南管理南河工部郎中施天麟言淮泗之水不下清口而下山陽從黃浦口入海浦口不能盡洩浸淫高寶邵伯諸河湖隄盡沒則以淮泗本不能入湖而今入湖故也淮泗之入湖者又緣清口向未淤塞而今淤塞也清口之淤塞者又緣黃河淤塞日高淮水不得不讓河而南徙也蓋淮水并力敵黃勝負或亦相半自高家堰廢壞而清口內通濟橋朱家等口淮水內灌於是淮泗之力分而黃河得以全力制其敝此清口所以淤於今歲也下流既淤則上流不得不決河身不挑則來年益高上流之決必及於徐呂而不止於邳遷下流之泗將盡平邳遷而不止於清桃須不惜一年糧漕數萬帑藏開挑正河寬限責成乃爲一勞永逸至高家堰朱家等口宜及時築塞使淮泗并力足以敵黃則淮水之故道可復高寶之大患可減要未有不先通黃河而可以治淮亦未有不疏通淮水而可以固隄者也六年總河潘季馴言陳瑄隄管家

湖通淮爲運道慮淮水漲溢則築高家堰隄以捍之府志云後漢建安中太守陳登所築起武家墩經大小澗至阜寧湖墩在高堰北十餘里大澗在高堰南十三里又南五里即小澗也大澗口爲衝決要處築石隄長數百丈而淮不東侵又慮黃河漲溢則隄新城北以捍之起淸江浦沿鉢池山柳浦灣迤東而黃不南侵其後隄岸漸傾水從高堰決入淮郡遂同魚鼈爲今計惟修復陳瑄故隄高築南北兩隄以斷兩河之內灌則淮揚昏墊可免塞黃浦口築寶應隄濬東關等淺修五閘復五壩即仁義禮智信五壩則淮南運道無虞堅塞桃源以下崔鎮口諸決則全河可歸故道黃淮旣無旁決並驅入海則沙隨水刷海口自

復此以水治水之法也帝從其請季馴之塞崔鎮也厚築隄岸東水歸槽嗣後水發河臣輒加隄而河身日高矣十九年九月泗州大水州治淹三尺山陽復河決嘗是時水勢橫潰徐泗淮揚間無歲不受患祖陵被水季馴謂當自消已而不驗於是季馴言詘而分黃道淮之議起矣工科給事中張貞觀會總河舒應龍總漕陳於陛等言淮黃同趨海而淮之由黃道達海者惟清口自海沙開濬無期因而河身日高自河流倒灌而已因而清口日塞以致淮水上侵祖陵漫及高寶而與泰運隄亦衝決矣今議闢清口沙且分黃河之流於清水上流十里地去口不遠不致爲運道梗分於上復合於下則衝海之力專合於草灣之下則不復衝正河爲淮城患塞鮑家口黃家營二決則不至散溢無歸兩岸俱隄則束北清沭海安鹽下地不虞潰決直隸巡按牛應元言黃高淮壅起於嘉

靖末年河臣鑿徐呂二洪呂梁百步二洪巨石面沙日停袁黃曰永樂閒運道初開人惡二洪傷舟欲稍平之宋司空禮不可蓋欲藉山之險激水之流使泥沙先下而河流不壅後人相繼磨其崖石而呂梁無洪矣河身日高潰決由此起當事者計無復之兩岸築長隄以束曰縷隄縷隄復決更於數里外築重隄以防曰遙隄雖歲決歲補而莫可誰何矣黃淮交會本自清河北二十里駱家營折而東至大河口會淮所稱老黃河是也陳瑄以其迂曲從駱家營開一支河爲見今河道而老黃河淤矣慶曆閒復開草灣支河黃舍故道而趨以致清口交會之地二水相持淮不勝黃則竄入各閘口淮安士民築土壩以防嗣後黃淮暴

漲水遇沙停淸口遂淤今稱門限沙是也當事者不思挑門限沙乃傍土堙築高堰橫亙六十里置全淮正流之口不事復將從旁入黃之張福口（淮水北岸）一并築隄塞之遂倒流而爲泗陵患矣（此指潘季馴）御史夏之臣又議開高堰以救祖陵科臣張企程亦以築隄障淮爲非又言今議疏淮以安陵疏黃以導淮者言人人殊而謂高堰宜決者臣以爲屏翰淮揚殆不可少莫若於其南五十里開周家橋注草子湖（在寶應縣西南五十里）大加開濬一由金家灣入芒稻湖（揚州府東三十里）注之江一由子嬰溝（寶應南六十里）入廣洋湖（寶應東南四十里）達之海則淮水上流半有宣洩矣

於其北十五里開武家墩注永濟河由窯灣閘出口直達涇河寶應北三十里從射陽湖入海則淮水下流半有歸宿矣二十四年河臣楊一魁復條上分黃導淮事宜十月河工告成是役也開桃源黃河壩新河起黃家嘴至安東五港灌口長三百餘里分洩黃水入海以抑黃强闢清口沙七里建武家墩高良澗淮安府志府西南九十里周家橋石閘洩淮水三道入海且引其支流入江即下芒稻河者也於是泗陵平而淮揚安矣日知錄曰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復挾而不狹容又高而不利下則頻歲決於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運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從而入之吾見劉貢父所云別穿一梁山濼者將在今淮泗之間而生民魚鼈之憂殆未已也

劒居河北

水經注屯氏故瀆又東逕鄃縣故城北東北合大河故瀆謂之鳴犢口一統志鄃縣故城在濟南府平原縣西南括地志縣西南五十里

而渭水道九百餘里

劉奉世曰今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按此謂關東漕粟由河入渭之路耳唐食貨志北運自陝州大原倉浮於渭以實關中計漢時當由陜程起也

至河三百餘里徑易漕

一統志漕渠在西安府城南自昆明池東傍南山東至

河水經注霸水又左北納漕渠絕霸水又東北逕新豐縣右合漕渠鄭當時所開也隋書食貨志開皇四年詔曰渭川水力大小無常流淺沙深卽成阻閡計其途路數百而已動移氣序不能往復乃命宇文愷率水工鑿渠引渭水自大興城東至潼關三百餘里名曰廣通渠轉運通利關內賴之通典天寶二年左常侍兼陝州刺史韋堅開漕河自苑西引渭水因古渠至華陰入渭引永豐倉及三門倉米以給京師名曰廣運潭冊府元龜四百九十八開成元年閏五月帝御紫宸殿宰臣李石奏曰咸陽縣令韓遼請開興成堰舊漕漕在縣西十八里東

達永豐倉自秦漢以來疏鑿其後堙廢道請重開道用功亦不多此漕成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內無車輓之勤

令齊人水工徐伯表

長安志圖凡水廣尺深尺爲一徼以百二十徼爲準古有徼道水家取以爲量水準則之名今農者耕地一方謂之一徼義與此同假令渠道上廣一丈四尺下廣一丈上下相折則爲一丈二尺水深一丈計積一百二十尺爲水一百二十徼是水之至限也守限者每日具徼數申報所司按徼即表之變也管子地員又以七尺大尺爲施以測水泉宋志乾道元年委御前統制吳珙修興元府六堰濬大小渠六十五並用水工準法修定

故道多阪回遠

水經注渭水又東南兩當水注之水出陳倉縣之大散嶺西南流入故道川元和志今鳳州理卽故道川明志漢中府鳳縣漢故道 謂之故道水西南經故道城東隸釋武都大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云惟斯析里處漢之右溪源漂疾橫柱於道郙閣緣崖鑿石處隱覊柱臨深長淵三百餘丈接木相連號爲萬柱過者慄慄又西狹頌云武功郡西狹中道危難阻峻緣崖俾閣山壁立隆崇造下有測之谿財容車騎數有顚覆霣隧之害

數歲河移徙渠不利

日知錄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十年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二十三年縣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二年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

褒水通沔斜水通渭

元和志褒水源出興元府褒城縣西衙嶺山斜水與褒水同源而派分褒水東流入褒城縣斜水北流入渭經武功及鳳翔扶風三縣水經沔水注褒水又東南歷褒

口郿褒谷之南口也北口曰斜所謂北出褒斜明志漢中府褒城縣東北褒谷亦曰南谷自此出連雲棧北抵斜谷道也又南逕褒縣故城東又南流入於漢沔郿又渭水注渭水於武功縣斜水自南來注之北歷斜谷逕五丈原東水出武功縣故亦謂之武功也明志鳳翔府郿縣東有漢武功城西有衙嶺山褒水出南入沔斜水出北入渭

漕從南陽上沔入褒

泝漢水而上自襄陽府均州西入鄖陽府鄖西縣又西入鄖縣又西至陝西興安州西北至漢中府西鄉縣也

冊說漢江自興安州白河縣界逕兩岔灘至木瓜灘入鄖陽府鄖西縣境曲折東流二百八十里至府城過城

又九十里至遠河口入均州界

作褒斜道五百餘里

鄐里頌云嘉念高帝之開石門水經注褒水東南逕大石門歷故棧道下谷俗謂千梁無柱又歷小石門門穿山通道六丈有餘刻石言漢永平中司隸校尉犍爲楊厥所開隸釋司隸校尉楊孟文石門頌永平四年詔書開斜鑿通石門中遭元二西夷虐殘橋梁斷絕洪适云順帝紀延光四年詔益州罷子午道通褒斜路蓋從楊孟文所請也按張良勸高祖燒絕棧道則是漢初本通褒斜蓋後來棧閣崩壞武帝時從子午谷耳西漢通蜀漢者惟褒斜子午二道漢魏閒復有駱谷道宋志興元府褒斜谷口有六堰澆溉民田又有山河堰灌溉甚廣世傳爲蕭何

所作

水多湍石不可漕

水經注漢水又東爲鱣湍洪波濆㵎古書舊言有鱣脅鰭遡流望濤直上至此則暴鰓失濟故因名湍矣興安州志有怪灘在紫陽縣西十五里水陡加闊又大力灘在縣西八里兩岸夾石左右兩石觜最爲舟楫患中宮灘有柱石怒濤如雷州境懸灘串漢水東過堵陽縣又東謂灘二郎灘爲險而神灘尤甚之涝灘冬則水淺而下多大石又東爲淨灘夏水急盛川多湍洑行旅苦之故諺曰冬涝夏淨斷官使命按泝而上者魏令司馬懿伐蜀行之

願穿洛以溉重泉

臨晉今同州府治秦本紀簡公六年塹洛城重泉正義括地志重泉故城在同州蒲城縣東南寰宇記在縣南五十里晉書宣帝紀築臨晉陂溉田數千頃

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

元和志同州澄城縣漢徵縣州西三十里有乾阬即龍首之尾也通典同州馮翊縣有洛水商原所謂商顏寰宇記商原在同州北三十五里水經注云洛水南經商原俗謂許原也同州志俗名鐵鐮山又名長虹嶺西盡州境絕於洛東經朝邑絕於河延袤八十餘里師古解商顏為商山按商山在商州上洛縣同州在其東北相

隔絶遠師古眞妄人也

名曰龍首渠

史記正義括地志云伏龍祠在同州馮翊縣西北四十里故志云疑此故志爲顧野王輿地志漢時自徵穿渠引洛得龍骨其後立祠因以伏龍爲名元和志通靈陂在朝邑縣北四里二百三十步唐開元初姜師度爲刺史引洛水及堰黃河以灌之種稻田二千餘頃宋志知永興軍陳堯咨道龍首渠入城民庶便之明志洪武十二年李文忠言陝西病鹹鹵請穿渠城中遂引龍首渠東注從其請甃以石正統九年都御史陳鎰言朝邑多沙鹻難耕縣

洽洛河與渭水通請穿渠灌之

下淇園之竹爲楗

元和志李冰作楗尾堰以防江決破竹爲籠圓徑三尺長十丈以石實中累而壅水漢書所謂下淇園之竹以爲楗宋志舊制歲虞河決有司常以孟秋預調塞治之物稍芟薪柴楗橛竹石茭索竹索凡千餘萬謂之春料伐蘆荻謂之芟伐山木榆柳枝葉謂之稍辮竹爲巨索長十尺至百尺先擇寬平之所爲埽場埽之制密布芟索鋪稍稍芟重壓之以土雜以碎石以巨竹索橫貫其中謂之心索卷而束之復以大芟索繫其兩端別以竹

索自內旁出其高丈餘長倍之凡用丁夫數百或千人雜唱齊挽積置於卑薄之處謂之埽岸旣下以橛臬閡之復以長木貫之其竹索皆埋巨木於岸以維之橫決則復增之以補其缺凡埽下非積數叠亦不能遏其迅湍又有馬頭鋸牙木岸者以蹙水勢護隄焉金史河渠志歲用薪百一十一萬三千餘束草百八十三萬十百餘束樁杙之木不與焉

吾山平

元和志魚山一名吾山在鄆州東阿縣東南二十里

齧桑浮兮淮泗滿

楚世家懷王十年秦使張儀與楚齊魏盟齧桑徐廣云

在梁與彭城之閒方輿紀要留泰亭在徐州沛縣西南

楗石菑

菑讀如詩箋熾菑之菑此即宋志所云馬頭鋸牙也水經濟水注漢安帝永初七年令謁者太山於岑於石門東積石八所皆如小山以捍衝波謂之八激隄范成大桂海虞衡志秦監祿作靈渠之法明志桂林府興安縣灕水之源亦曰靈渠於湘流沙磧中壘石作鏵嘴銳其前逆分湘流爲兩激之六十里行渠中以入融江袁黃曰淮河入海之處平曠無山而海沙逆上尤易壅塞平江伯陳瑄就山陽之滿浦坊累石爲山蜿蜒千尺即古鋸牙遺制水得翻騰

踊躍以入海俗謂之礮砦今拔石猶即此法矣

卒塞瓠子

水經注永平十二年王景治渠築隄起自滎陽東至千乘一千餘里景乃防遏衝要疏決壅積瓠子之水絕而不通惟溝瀆存焉

錐指曰武帝紀元光三年春河水徙從頓邱東南流入勃海夏五月河水決濮陽按溝洫志言濮陽瓠子而頓邱之決口入海中間經過之地皆不可得聞今以水經注考之北瀆初逕頓邱縣西北至是改流蓋自戚城西決而東北過其東南歷畔觀至東武陽奪漯川之道東北至千乘入海者也漯川狹小不能容故其夏又自長壽津溢而東以決於濮陽則東南注鉅野而北瀆之流微矣及塞宣房道河北行二渠則正流全歸北瀆餘波仍爲漯川頓邱之決口不勞而塞故志略之

朔方西河 河西酒泉

河西之酒泉郡也水經注河水逕朔方臨戎縣故城西又北有枝渠東出謂之銅口東注以溉田元和志靈州迴樂縣槪黃河後魏刁雍爲薄骨律鎭將上表請開富平西三十里艾山舊渠通河水漑公私田四萬餘頃八大獲其利水經注河水又逕典農城東世謂之胡城又北逕上河城東世謂之漢城馮參爲上河農都尉所治也元和志漢渠在靈武縣南五十里從漢渠北流四十餘里始爲千金大陂其左右又有胡渠御史百家等八渠溉田五百餘頃按胡渠漢渠即胡城漢城舊迹也明志靈州千戶所西南有漢富平廢縣旁有典農二城又有漢靈州廢城又南有七級渠東有光祿渠

關中靈軹成國漳渠引諸川

水經注盩厔縣北有蒙籠渠上承渭水於郿縣東逕武功縣爲成林渠亦曰靈軹渠長安志靈軹渠在盩厔界按成林卽成國之訛地理志成國渠首受渭東北至上苑爲蒙籠渠又新豐渭水東會成國故渠魏尚書僕射衞臻所開蓋衞臻曾修復耳晉書宣紀又云青龍元年穿成國渠長安志成國渠注渭水在武功縣境寰宇記郿縣東北九里五泉渠東合成國渠又韋谷渠在盩厔縣西南三十五里自南山流下至淸化店入渭寰宇記湋水在今縣北五里盩厔縣志韋水源出韋谷其正流西經郿縣境支流東引爲渠散沒縣界

汝南九江引淮

水經注愼水東北入淮愼水東積爲燋陂陂水又東南流爲上中下愼陂皆與鴻郤陂水散流其陂首受淮川左結鴻陂又肥水注芍陂周百二十許里在壽春縣南八十里言楚相孫叔敖所造

東海引鉅定

地理志齊郡有鉅定縣水經注縣東南則巨淀湖縣以水受名也馬車瀆水受巨淀淀即濁水所注也明志青州府壽光縣西北有巨淀即清水泊也其北接馬車瀆于欽齊乘馬車瀆今青州府樂安縣高家港也一統志清水泊在青州府樂安縣東北四十里接壽光縣界濁水女水北陽水俱匯於此即古鉅定湖也

泰山下引汶水

水經注汶水又西南逕亭亭山東水上有石門舊分水下溉處汶水自桃鄉縣四分當其派別之處謂之四汶口元和志汶水源出兗州乾封縣東北原山又有北汶嬴汶牟汶述征記曰泰山郡水皆名汶今縣界凡有五汶皆源別而流同也按水經又有出朱虛縣泰山東入濰之汶彼乃青州之汶也胡渭曰酈注無嬴汶在今縣萊蕪縣南三十里源出宮山之陰流合牟汶泮水源出泰山分水嶺即北汶州志謂之蟄汶在今泰安州南五汶之外有小汶在泰安州東南七十里源出宮山流經徂徠山南又西入汶文所謂大汶口也嬴汶流合牟汶故酈注不言五汶元志至元二十按明志新泰縣西北有宮山本新甫山六年壽張縣尹韓仲暉太史院令史邊源相繼建河閘

牐引汶水達舟於御河以便公私漕販圖上可開之狀於是年正月已亥起須城安山之西南止臨淸之御河（即衛河）長二百五十餘里中建牐三十有一名曰會通河

明志會通河由濟甯至臨淸三百八十五里引汶泗入其中汶河有二小汶河出新泰宮山下大汶河出泰安仙臺嶺南又出萊蕪原山陰（原山一名馬耳山）及寨子村俱至靜豐鎭（九域志兖州奉符縣有靜封鎭在今泰安府東四十里）合流遶徂徠山陽而小汶河來會經甯陽北堽城（兖州府甯陽縣東北有故剛城俗曰堽城其堤城堰即汶洸分流處也）西南流百餘里至汶上其支流曰洸水出堽城西南流三十里會甯陽諸泉經濟甯東與泗合元

初畢輔國始於堽城左汶水陰作斗門道汶入洸至元中又分流北入濟南旺者南北之脊也汶上縣西南爲蜀山湖又西爲南旺湖運道逕其中而北出即會通河也汶水西南流悉入南旺湖自左而南距濟寧九十里合沂泗以濟自右而北距臨清三百餘里無他水獨賴汶宋禮用汶上老人白英策築壩東平之戴村遏汶使無入洸而盡出南旺南北置閘三十八

六輔渠

元和志今雲陽縣與三原縣界六道小渠猶有存者長安志圖經曰此則與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鄉人名六渠亦號輔渠

因名曰白渠

元和志大白渠在涇陽縣東北十里中白渠首受大白渠東流入高陵縣界南白渠首受中白渠水東南流亦入高陵縣界長安志在縣西北六十里隋志有茂農渠疑是此三限口在縣東北爲南北分渠處唐寶曆元年高陵令劉仁師請更水道名劉公渠大唐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爲富僧大賈競造碾磑止溉一萬許頃於是高宗令分檢渠上碾磑皆毀撤之未幾所毀皆復廣德二年臣吉甫先臣文獻公李栖筠也爲工部侍郎復陳其弊代宗亦命折去私碾磑七十餘所歲餘私置如初至大曆中利所及纔六千二

百餘頃冊府元龜大曆十二年京兆尹黎幹又奏請發使簡覆不許碾磑妨農又奏請修六門堰宋史志至道元年皇甫選等言（事原見鄭渠下）三白渠舊設節水斗門一百七十有六皆壞請悉繕完渠口舊有六石門謂之洪門今亦隤圮若復議興則其功甚大且欲就近度其岸勢別開渠口以通水道涇河中舊有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謂之將軍翣杜思淵嘗請興修而功不克就（事在淳化二年）其後止造木堰凡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歲出於緣渠之民涉夏水潦木堰遽壞漂流散失至秋復率民以葺之數斂重困無有止息欲令自今溉田既畢命水

工拆堰木寘於岸側可充二三歲修堰之用所役緣渠之民計田出丁凡調萬三千人疏渠造堰各獲其利固不憚其勞也選能吏司其事熙甯五年陝西提舉常平楊蟠議修鄭白渠詔都水丞周良孺相視自石門堰涇水開新渠至三限口以合白渠長安志圖云大觀元年主客員外郎穆京奉使陝西以白渠歲罷民堰水溉田之利名存而實廢得獻說者宣德郎范鎬鄜州觀察推官穆卞以謂熙甯閒嘗命殿中丞侯可自仲山旁鑿石渠引涇水東南與小鄭泉會下流合白渠鳩工自熙甯七年秋至亥年春渠已鑿者十之三以歲歉弛役今其蹟

可考因民心與萬世利乃詔提舉常平趙信相地計工以二年九月越明年四月上渠成涇水入渠者五尺溉涇陽醴泉高陵櫟陽雲陽三原富平七邑之田總二萬五千九十三頃詔賜名曰豐利渠有蔡溥題名記爲大觀四年按宋志不載其事元史志直以豐利渠爲熙寍時事史文舛謬不足信如此元史志至大元年王琚爲西臺御史建言於豐利渠上更開石渠五十一丈闊一丈深五尺積十五萬三千工每方一尺爲一工自延祐元年興工至五年渠成長安志圖至正三年陝西御史宋秉亮言嘗考古今渠利之廢蓋因河身漸低渠口漸高水不能入是白公不容不纔於鄭渠豐利不得不開於白公之後也今豐利渠口去水又已漸高則王御史見開石渠又不盡功若不指治恐日就湮塞今衆論有三一曰盡修渠堰之利二

日復置兩閘之防三日開通出土之傾一鄭渠起於瓠
口今駱駝彎西北是也上至白公渠二千七百餘步白
公渠口郎今小龍渾下是也上至宋豐利渠五十六步
又上至王御史新渠五十六步三堰西北高而東南低
涇水自仲山出由高而下河岸去水漸高今量得鄭渠
口至水高五十餘丈白渠口至水高一丈三尺相縣如
此雖欲不改不可得也今豐利渠至水亦高七尺餘新
渠亦高河水三尺所立囤堰厚止三重河流深處囤之
高者至一丈五尺浮坐於地每遇河水泛漲不禁衡突
易於傾壞反不若未渠之堰鑿石安立椿擫猶以爲囤
也是以用費益力民力愈困衆言新石渠起於山脚地
勢高於接流其底猶有三尺未開宜再開鑿加深入尺
如此不恃囤堰之設先有五尺自然之水入渠其囤但
比水高五六尺即今三重之上截作垂囤堰既低且厚
縱遇小源只於囤上浸過不致衡倘設使囤壞亦不妨
自然入渠之水一曹閘二所上下相去四十餘步當時
設此蓋過涇水暴漲及洪堰倒塌之時即下此開以備
濁水淤澱合將二開修置以時開閉則濁泥不得入渠
穿洞之土可以減半一洪口以下石土渠十餘里自古
穿洞兩岸積土如山舊時將所積高岸開爲通道名曰

鹿巷凡穿淘泥沙由鹿巷達於岸外近年淘出泥土填满鹿巷或霖雨土崩塌復入於渠是以渠道益淺水來益小今觀渠與涇河相望咫尺運土入河甚不費力緣累年堆積擬於農隙撒運積土遠離渠岸或運入河以漸而去不得似前輒閉鹿巷按元志所載只末一條又不明了故節錄之以補史文之缺

言河出昆崙

通典云此惟謂張騫使大夏見兩道水從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古圖書即禹本紀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昆崙即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舊唐書侯君集與任城王道宗討吐谷渾趣南路歷破邏眞谷踰漢以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轉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吐蕃傳長慶元年大理

御史大夫劉元鼎充吐蕃盟會使元鼎往來渡黃河上源在洪濟橋西南二十餘里（元和志積石軍西南百四十里有洪濟橋）一其水極淺狹春可揭涉秋夏則以船渡其南三百餘里有三山山形如鏊河流在其間（新書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崑崙也虜曰悶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餘里唐會要大羊同國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里儀鳳末屬吐蕃）其水甚清冷經歷水色遂赤續爲諸水所漸黃濁宋史河渠序云大元至元二十七年學士蒲察篤實（元史地理附錄作都實）西窮河源今西番朵甘思南鄙曰星宿海者其源也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爲海（潘昂霄志以故名火敦腦兒）流出復瀦曰哈刺海（志名阿刺腦兒腦兒華言海也）東出曰赤賓

河合忽闌也里朮二河朱思本志云忽蘭河出自南山其地大小峻嶺綿亙千里水流五百餘里注也里出河也里出河亦出南山西北流合五百餘里始與黃河合也孫幹論譯言九渡水猶清騎可涉也貫山中行出西戎之都會曰闊即曰闊提者合納憐河所謂細黃河也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譯言騰乞里塔即崑崙也自八九股水至崑崙行二十日河行崑崙南半日又四五日至闊即闊提二地水流已濁繞崑崙之南折而東合乞里馬出河朱思本云乞里馬出河源自威茂州之西北岷山之北水流即古當州境正北流復繞四百餘里折而西北流又五百餘里與黃河台崑崙之北自貴德西寧之境貴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按明志西寧衛西南有騷貴德州至積石經河州又四五日至積石州即禹貢積石五日至河州按此州乃元和志所云河州抱罕縣小積石山也潘昂霄以為即禹貢積石誤矣明志河州西北有小積石山西寧衛又西南有

積石山在廢貴德州西南禹貢導河積石即此新修明志訛為小積石山過臨洮合洮河東北流至蘭州始入中國思本曰自洮水與河合又東北流過達達地各八百餘里過豐州西受降城折而正東流過達達地古天德軍中受降城東受降城凡七百餘里折而正南流過大同路雲內州東勝州與黑河合黑河源自漁陽嶺之南水正西流凡五百餘里與黃河合又正南流過保德州葭州及興州境又過臨州凡一千餘里與吃那河合吃那河源自古宥州東南流過陝西省綏德州凡七百餘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與延安河合延安河源自陝西蘆子關亂山中南流三百餘里過延安府折而正東流三百里與黃河合又南流三百里至龍門與汾河合又南流二百里過河中府過潼關太華山綿亙水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過計九千餘里水地記云禹貢積石直西寧邊外西南五百餘里一統志崑崙山在今西番界有三山一名阿克坦齊欽一名巴爾布哈一名巴顏喀喇總名枯爾坤譯言崑崙也在積石之西元史所稱大雪山乃禹貢之積石在河源以東當時實未嘗西窮其源所出之

山也今巴顏喀喇實河源所出今考河源又在星宿海之西自巴顏喀喇山東麓流出二泉行數里逢合名為阿爾坦河蒙古呼金為阿爾坦言水色微黃而溜急東北流三百餘里乃至鄂敦他拉其地在西寧邊外西南一千一百十四里蒙古謂星為鄂敦水灘為他拉即星宿海元史所謂火敦腦兒也諸泉皆會於阿爾坦河東北流百餘里有二河合東南流往於查靈海由查靈東南流五十餘里入鄂靈海即元史所謂滙二巨澤名阿剌腦兒也二澤之閒有三水合流入黃河出鄂靈海流出轉東北流五十餘里又折東南流百餘里至巴顏圖渾嶺下復汪南流一百餘里其前水皆綠色至此漸變而黃又東南流邊大雪山之南受數十小水歷七百餘里至烏藍芒奈山北又折而西北山之南有三水名古爾板崑多崙俱北流數百里入黃河即元史所謂納憐哈剌乞爾馬出二水也自烏藍芒奈山北轉西流前後小水奔注邊大雪山之東北流一百五十餘里有呼呼烏蘇及齊普二河俱東北流會數水入於河自呼呼烏蘇入河之處仍轉東北流三百餘里受十數小水入歸德堡邊始名黃河蒙古名喀屯河由歸德堡東流四百餘里經積石關入河州界為中國黃河自發源至歸德

堡通計二千
三百餘里
開大河上嶺
水經注河水又於朔方臨戎縣故城東又屈而東流為
北河漢元朔二年大將軍衛青絕梓領梁北河是也正義
括地志云北河在靈州界按此貞觀中未置豐州故云然東逕高闕南史記趙武靈
既襲胡服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山下有長城連
山刺天其山中斷望若雙闕自闕北出荒中闕口有城
跨山結局謂之高闕戍自古迄今常置重捍以防塞道
通典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唐靈州明為寧夏衛明志寧夏城南有靈武廢縣
便北繞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唐豐州明廢入榆林衛西北塞外七百里

有廢豐州城時帝都在秦所謂西河疑是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地河自九原東流千里東流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北河今按延年所謂開大河上嶺當即梓嶺北河也元和志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西九十三里在今靈州東北接寧夏縣界其山與河東望雲山形勢相接迤邐向北經靈武縣又西北逕保靜西又西北經懷遠縣西縣即今寧夏府治又北經定遠城西城在新渠縣北南至府六十里又東北抵河其抵河之處亦名乞伏山從首至尾有像月形南北約長五百餘里眞邊城之巨防又疑所謂梓嶺者在此水地記河行三受降城之西謂之北河九邊考自陰山而北

皆大磧東西數千里南北亦數千里無水草不可駐牧中國得陰山則乘高一望寇出沒蹤跡皆見呂溫集三受降城碑云納陰山於寸眸峯大漠於一掌驚塵飛而烽火燿孤鴈起而刁斗鳴言三受降城勝勢實錄也必驗大磧而居其北去中國益遠故陰山爲禦邊要地按大河過此以往則南行而勢不可挽矣明志大河自寧夏衞東北流過榆林衞北至東勝州東北乃折而南所謂河套也水地記纂胡山在歸化城之西河水西來觸山麓折而南

分爲屯氏河

水經注元城縣北有沙邱堰河之故瀆自沙邱堰南屯氏河出焉北出經館陶縣東東北出一統志屯氏故河在大名府元城縣

東北書正義引鄭云今河所從去大陸遠館陶北屯氏河其故道與胡渭曰今館陶臨清清平高唐景州南皮滄州鹽山界中並有古屯氏河其爲禹河故道理或有之然鄭縣故大河在東北入海地志有明文禹河既自宿胥口北行至鄴豈復東行至館陶而與屯氏相接明非禹迹矣按班云鄴縣故大河者亦是据史遷舊文其實定王五年河徙之後與漢武塞河後禹故道皆無從考核其眞也元和志永濟渠一名御河蓋屯氏古瀆隋氏修之因名永濟明志臨清州館陶縣西有衛河自北直元氏縣流入即漢時屯氏河舊渠也方輿紀要屯氏故河在館陶縣西南五十里

注誤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

隋志館陶縣下舊置毛州云舊置則非隋置矣舊唐地理志唐武德五年置毛州又不獨誤於隋也又元和志

云周大象二年於館陶縣置屯州以近屯河爲名名明

非隋之誤矣屯與毛乃吏書之訛與置州者無涉但是

檢便不堪攷核如此

邢直貝邱

一統志貝邱故城在東昌府清平縣西南

靈鳴犢口

方輿紀要靈縣城在東昌府博平縣東北四十里鳴犢

口在廣平府清河縣東西

故穿九河今既滅難明

鄭云齊桓霸世塞廣田居同爲一河今河閒弓高以東

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焉書正義許商上言三河下言三縣則則徒駭在成平胡蘇在東光鬲津在鬲縣餘不復知爾雅九河之次從北而南既知三河之次則其餘六者太史馬頰覆釜在東光之北成平之南簡潔鉤盤在東光之南鬲縣之北也其河塡塞時有故道春秋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塡閼八流以自廣鄭據此文言塞其東流八枝幷使歸於徒駭也按後之言九河故迹者水經注故渠川派東入般縣爲般河蓋亦九河之一道也明志德州德平縣東北有盤河或以爲古鉤盤也通典古馬頰覆釜二河在德州安德古鉤盤河在滄州樂陵縣今爲武定府樂

陵縣胡蘇河在東光縣北明志景州東光縣東有胡蘇枯河元和志鬲津
枯河在德州安德縣南七十里即九河之一馬頰河在
平昌縣南十里鉤盤河經棣州陽信縣北四十里胡蘇
河在滄州饒安縣西五十里明志滄州東北有廢饒安城史記正義
簡河在貝州歷亭縣界明志歷亭元省入高唐州恩縣九域志瀛州樂
壽縣有徒駭河樂壽今河閒府獻縣輿地廣記滄州南皮縣有潔
河金地理同明一統志太史河在南皮縣北于欽齊乘曰許商孔穎達之言
簡而近實後世圖志雖詳反見淆亂嘗往來燕齊西道
河閒東履清滄熟訪九河故道蓋昔北流衛漳注之河
既東徙漳自入海安知北流之漳非古徒駭河歟踰漳
而南清滄二州之閒有古河隄岸數重地皆沮洳沙鹵
太史等河當在其地滄州之南有大連澱西踰東光東
至海此非胡蘇河歟澱南至西無棣縣百餘里閒有日

大河曰沙河皆瀕古隄縣北地名八會口縣城南抗無棣溝茲非簡潔等河歟東無棣縣北有陷河瀕數里西通德棣東至海茲非所謂鉤盤河歟濱州北有土傷河西踰德棣東至海茲非鬲津河歟土傷河最南比他河差狹是爲鬲津無疑也方輿紀要土傷河在濱州北

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

不字衍

可復浚以助大河

水經注屯氏水斷又東北屯氏別河出東北逕清河故城西又東北逕繹幕縣南分爲南北二瀆屯氏河故瀆自別河東逕信鄉縣故城南甘陵縣故城北逕東逕靈縣北又東北逕鄃縣與鳴犢河故瀆合此則屯氏河斷後横分者也按別開支河宋元以來謂之減水河宋

志李垂道河書欲自伾西至冀州北界析為五渠詔樞密直學士任中正等詳定中正等上言詳垂所述起滑臺而下派之為六則緣流就下湍急難制恐水勢聚而為一不能各依所導設或必成六派則是更增六處河悠久難於隄防亦患入滹沱漳至二水淤塞益為民患其議遂寢皇祐二年河決大名府館陶縣之郭固議者請開六塔以披其勢元祐初減水河之議復起秘書監張問言臣至滑州決口相視迎陽埽至大小吳水勢低下舊河淤仰故道難復請於南樂大名埽開直并簽河分引水勢入孫村口以解北京向下水患戶部侍郎蘇轍上疏言今回河大議雖寢然議者因執來歲開河分水之策今小吳決口入

地已深而孫村所開丈尺有限不獨不能回河亦必不能分水況黃河之性急則通流緩則淤澱既無東西皆急之勢安有兩河並行之理縱使兩河並行未免各立隄防具費又倍矣明志僉都御史徐有貞治沙灣河三策其一曰開分水河凡水勢大者宜分小者宜合分以去其害合以取其利今黃河勢大故恆衝決運河勢小故恆乾淺必分黃水合運河則可去其害而取其利請度黃河可分之地開廣濟河一道下穿濮陽博陵及舊沙河二十餘里上連東西影塘及小嶺等地又數十餘里其內則有古大金隄可倚以為固其外有八百里新志

作八十里梁山泊可恃以爲誰復黃河水大不至泛溢小不至乾淺

今其曲勢復邪直貝邱

水經注河故瀆自沙邱堰東北逕發干縣故城西屈逕其北又東逕貝邱縣故城南明東昌府清平縣西南五十里胡渭曰寰宇記王莽河在清平縣南十八里卽孟康所謂出貝邱西南二折者也按宋志熙寧六年用濬川把凡退背魚肋河則塞之七年都水丞劉璯言自開直河閉魚肋水勢增漲河流湍急漸塌河岸則黃河固有取於曲勢也

河果決於館陶

此北決者也元和志大河故瀆俗名王莽河在魏州館陶縣東四里水經注河水

東北流而逕濮陽縣北爲濮陽津故城在南與衞縣分水身在漢世河決金隄（敘漢成帝王尊事）河水又東北逕衛國縣南東爲郭口津河水又東逕鄄城縣北又東北逕范縣之秦亭西（明志濮州范縣古秦亭在南）又東北逕委粟津大河之北即東武陽也（明志濮州朝城縣漢東武陽縣西南有故漯河）又有漯水出焉錐指云水經注所敘河水自宿胥口至委粟津皆古漯水也自周定王五年河徙從宿胥口東行漯川至長壽津（明志大名府滑縣東北長壽津）始與漯別長壽津以西漯故道悉爲河所占而上游較短矣然河之故瀆不經東武陽亦不經高唐迨成帝建始末河決館陶由東武陽絕漯水而

東北至高唐又絕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雖嘗塞治而故道猶存王莽始建國三年復決於此莽爲元城冢墓計不隄塞明帝永平中王景修之遂爲大河之經流自是委粟津以西以地望言之委粟津當在今范縣朝城二縣界寰宇記云委粟城在濮州觀城縣東南六十七里此本津名也漯水之故道又爲河所占上游益短矣漢志言漯水一出武陽再出高唐據成帝後言之耳自宋世河決商胡明志宋所開商胡六塔渠故址俱在開州境按開州宋爲澶州朝城流絕而舊迹之存者鮮矣

浙江書局刊

楊鐸校
丁立誠校
高培森校